

湖北作家

2025春 总第94期

发送对象：

中国作协主席团

全国兄弟省市作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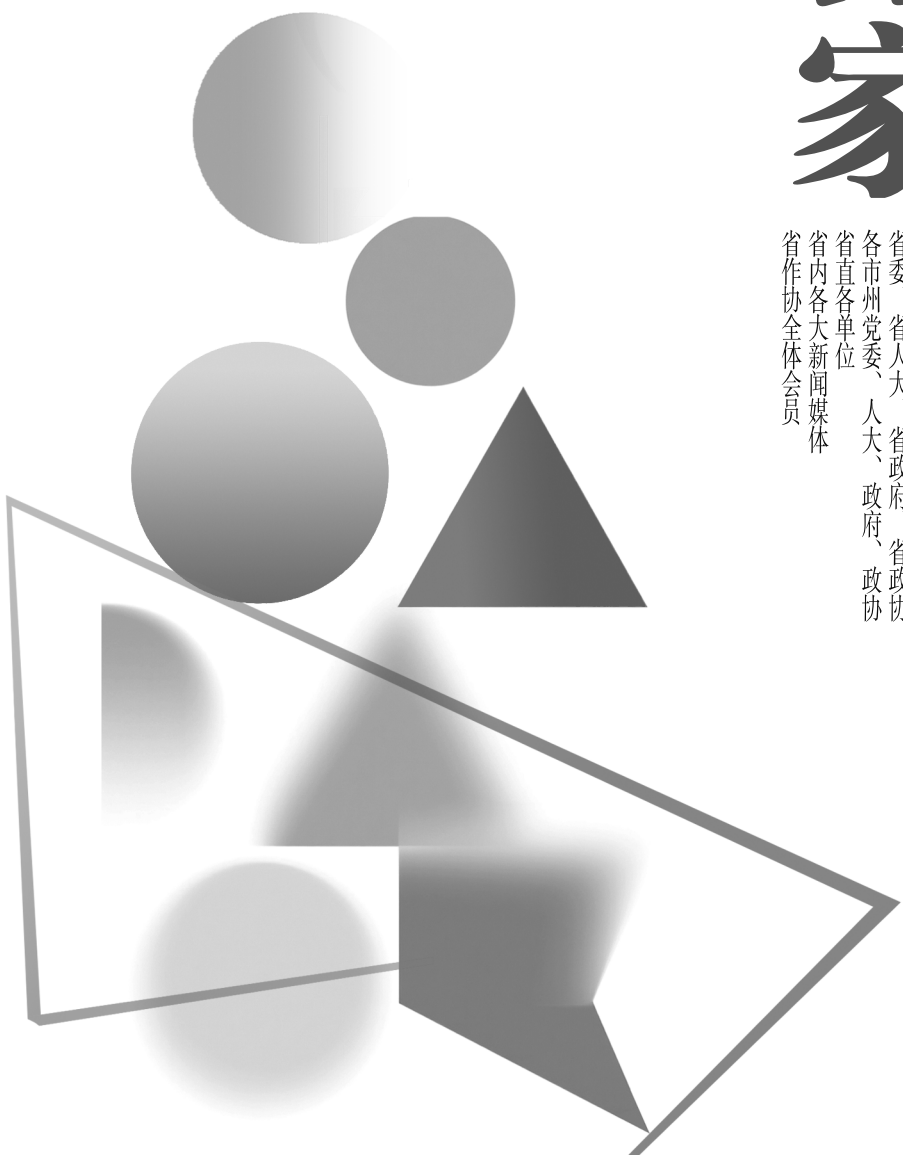
省委、省人大、省政府、省政协

各州市党委、人大、政府、政协

省直各单位

省内各大新闻媒体

省作协全体会员



目录

CONTENTS

2025年春季号（总第94期）

编印单位：湖北省作家协会
编委会主任：李修文 古新功
编委：李修文 古新功
申东辉 曾 怡
蔡家园 沈小群
主 编：蔡家园
副 主 编：彭 霞
编辑部主任：王桐贵
责任编辑：张亦扬

编 辑：《湖北作家》编辑部
刊 址：武汉市武昌东湖路
翠柳街1号
邮 编：430077
电 话：027-68880630
传 真：027-68880650
E-mail：hubeizuojia@163.com
印 刷：武汉鑫佳捷印务
有限公司
装帧设计：武汉艺唐广告
有限公司
发送对象：湖北省作家协会会员
印 数：4800册
准印证号：(鄂)4200-2023140/连
印刷日期：2025年4月

湖北省内部资料性出版物

特别关注

- 4 中国作家协会十届八次主席团会、十届五次全委会在京召开
- 6 湖北省作协举办八届三次全委会暨市州（行业）作协负责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湖北重要讲话精神研修班
- 9 全国知名作家来鄂深入采风 以文学之笔书写湖北大美

本期聚焦·《哪吒2》与儿童文学创新

- 11 英雄史诗叙事结构下的东方成长寓言/舒辉波
- 15 《哪吒2：魔童闹海》对儿童文学创作的启示/庄桂成
- 19 走进孩子们的内心世界/张年军
- 27 儿童文学写作的有效表达/李伟

创作心路

- 31 回到乡土/陈应松
- 36 我的作家梦/喻建设

序跋选粹

- 40 一部独特的鄂西山地生活史/李鲁平

作家访谈

- 46 用文学的方式参与长江大保护/阮仲谋

作家印象

- 56 诗歌编辑沈毅和未央的诗/刘益善

新作快评

- 63 善的力量与美的呈现/刘保昌
69 乡村命运转折的宏大叙事/戴宇立
77 心中的那条河流/丁光辉

会员茶座

- 81 去横立山看梨花/活石
85 最后的刺槐/卢肖鹏
92 穿越时光的长廊/程迦南
98 插秧记/曹明雄

地方文讯

103

新书展台

109

编读往来

110

封二 3月8日，湖北省作协在汉举办八届
三次全委会暨市州（行业）作协负责
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湖北重
要讲话精神研修班

封三 作家风采·林东林

彩页 湖北文学在行动

湖北作家

2025年春季号
总第94期

瞭望湖北文坛的窗口
沟通作家读者的桥梁

中国作家协会十届八次主席团会、 十届五次全委会在京召开

3月20日，中国作家协会十届八次主席团会、十届五次全委会在京召开。中央组织部有关负责同志出席会议，宣布中央决定并作说明。中央宣传部有关负责同志出席会议并讲话。

根据中央决定，经十届八次主席团会议审议，十届五次全委会选举张宏森为中国作家协会第十届全国委员会主席。根据工作需要，铁凝不再兼任中国作家协会主席。

会议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广大作家和文学工作者心怀“国之大者”，自觉担负新时代的文化使命，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围绕出作品出人才主责主业，开拓创新、锐意进取，努力推动新时代文学实现高质量发展，为文化强国建设贡献力量。

会议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特别是要深入学习实践习近平文化思想，贯彻落实党的文艺路线方针政策，坚持“二为”方向、“双百”方针，坚持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坚

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构筑中华文化的新高峰。

本次主席团会议还审议通过了其他事项。李敬泽由于年龄原因不再担任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书记职务。会议同意向欣、马新明、王亮、王振儒、杨锦分别接替张培忠、陈宁、张丽、高天、艾明波，担任中国作家协会第十届全国委员会团体委员。

中国作协副主席白庚胜、毕飞宇、李敬泽、吴义勤、邱华栋、迟子建、张炜、阿来、陈彦、莫言、格非、徐贵祥、阎晶明，中国作协主席团委员王跃文、东西、冯艺、老藤、刘慈欣、关仁山、池莉、孙甘露、李一鸣、杨克、何向阳、邵丽、欧阳黔森、金仁顺、胡邦胜、柳建伟、施战军、曹文轩、梁鸿鹰等来自全国各地的188名委员出席本次全委会。

（来源：中国作家网）



（张宏森 资料图）

湖北省作协举办八届三次全委会暨市州（行业） 作协负责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 考察湖北重要讲话精神研修班

3月8日，湖北省作协八届三次全委会暨市州（行业）作协负责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湖北重要讲话精神研修班会议在武汉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湖北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全国全省宣传部长会议、中国作协十届四次全委会、全省加快建设中部地区崛起重要战略支点推进大会等会议精神，全面部署2025年文学工作。省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刘海军出席会议并讲话。省作协主席李修文主持会议。

会上，刘海军对省作协2024年工作予以充分肯定，要求全省各级作协组织和文学工作者，要深入学习践行习近平文化思想，坚持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文学创作生产，推出更多讴歌党、讴歌祖国、讴歌人民的优秀作品。要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积极投身支点建设的火热实践，挖掘典型、致敬英雄、记录时代，推出更多具有时代奋进精神，展现时代宏大气象的精品力作。要关心关注现代科技的新突破，

高度重视网络文学，大力推进文学与科技、文学与影视的深度融合，发展文化新质生产力。要营造好支持文学创作生产的良好环境，在文学创作、深入生活、业务培训、出版发表、版权保护、职称评定等方面为广大作家提供实实在在的服务，引导广大作家讲品位、讲格调、讲良知、讲责任，不断提升职业素养，努力追求德艺双馨。

会议邀请省委政研室副主任郑黎明就学习贯彻全省加快建成中部地区崛起重要战略支点推进大会等会议精神作辅导报告。他围绕“为什么要建支点”“支点建设具备哪些条件”“什么是支点”“怎么建支点”“如何凝聚支点建设合力”等五个方面，从政治高度、理论深度、历史维度、实践广度，深刻阐述湖北加快建成中部地区崛起重要战略支点的战略使命、战略优势、战略重点和战略保障。与会人员以分组形式，交流学习体会、审议工作报告、展望下一步工作，进一步凝聚发展共识，明晰湖北文学在“建成支点、走在前列、谱写新篇”中的定位和使命。

会议听取并审议通过省作协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古新功代表省作协第八届主席团作的工作报告。报告指出，2025年是“十四五”规划的



收官之年，是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的关键之年，是湖北加快建成中部地区崛起的重要战略支点的开局之年，全省各级作协组织和广大作家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在文化强国宏伟目标的实践中开创文学事业新天地。

会议强调，全省各级作协组织和文学工作者要进一步增强全省文学工作“一盘棋”意识，资源共享、优势互补，积极参与、大力支持省作协重点项目和重要活动，使湖北文学工作呈现整体谋划、系统推进、各具特色的良好局面。要进一步提升主动求变应变的能力，推动新时代文学创新发展，构建新时代文学精品创作生产机制和平台。2025年，省作协将积极对接中国作协“新时代山乡巨变创作计划”“新时代文学攀登计划”和省委宣传部文艺精品创作扶持项目，围绕支点建设，持续推进新时代湖北文学高质量发展“四大工程”，号召全省各级作协组织和文学工作者更加积极作为，树立“大文学观念”，增强互联网思维，不断丰富文学创作和传播的内涵、手段、载体，在新技术、新艺术和新美学的交融互动中推动文学精品竞相涌现。

会议为2024年下半年获得湖北优秀文学作品奖励计划的17位作家举行了颁奖仪式。武汉、襄阳、宜昌、黄石、荆州、十堰等市作协代表，英山县作协、网络作家协会、散文创作委员会代表进行了大会交流发言。

省作协八届主席团成员、委员会委员、湖北优秀文学作品奖励计划获奖作家代表、省作协签约制作家评论家、省作协机关及直属单位干部职工参加会议。

7日晚，省作协还召开了八届主席团第三次会议，审议相关工作事项。

全国知名作家来鄂深入采风 以文学之笔书写湖北大美

3月12日，由湖北省委宣传部指导，湖北省作家协会主办的“全国知名作家文化湖北行”活动启动。李春雷、沈念、三盅、月关、王璐、汤成难等多位国内知名作家，作为首批应邀来鄂采风的作家，从武汉开始沿长江而上，在湖北多地开展为期6天的采风创作，以文学视角探寻湖北自然之美、人文之美与发展之美。

本次采风活动以“书写新时代湖北故事”为主线，行程贯穿武汉、荆州、当阳、宜昌、秭归等地。11日晚，部分抵达武汉的作家夜访黄鹤楼，在智慧光影中感受了“天下江山第一楼”的古今交融。12日，作家一行走进湖北省博物馆，感受瑰丽厚重的楚文化；走访春日珞珈山，捕捉英雄城市的欣欣诗意。接下来的数天，作家们还将前往荆州、宜昌，深入探访楚王车马阵遗址、当阳关陵、三峡工程博物馆、秭归屈原祠等。

“湖北是中国版图上最为鲜亮的板块之一，打造世界知名文化旅游目的地具有独特优势。希望通过精准、深入的采风，在我们笔下把湖北之

美更加激活，让更多人认识和爱上湖北这幅美丽的画、这本厚重的书、这座丰饶的园、这架通达的桥。”两届鲁迅文学奖得主、河北省作协副主席、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副会长李春雷说。

据悉，本次活动结束后，作家们将以文学之笔倾情写好湖北故事、推介湖北之美，相关作品将结集出版并通过融媒体矩阵进行全域推介传播。

湖北省作协负责人表示，本次活动旨在以文学力量推动荆楚文化创造性转化，为湖北建设中部崛起战略支点注入文化动能。后期还将继续组织两批全国知名作家来鄂采风活动，持续擦亮“文化湖北”品牌。

（来源：湖北日报）



英雄史诗叙事结构下的东方成长寓言

■ 舒辉波

我一直认为，作为一名作家，应该与流行趋势保持一定距离。因此，在我的写作中，我尽量避免使用流行词汇。实际上，我也一直没有看过《哪吒2》这部电影，虽然它很火，但因为它的流行，我特意选择没有观看。

刚才，大家提到了导演饺子，我觉得作为创作者，保持与作者或作品的适度距离是十分重要的，这样做更有助于保持独立性。此外，我也不赞成，刻意从一部电影中寻找所谓的“民族大义”与文化自信，因为我认为这种做法本身实际上是一种“自卑”的表现。

在此背景下，作为一名作家，我对这部电影的理解和收获有几个方面。首先，虽然电影的外壳看起来是中国式的，充满了中国的文化元素，例如《封神榜》中的人物、道具和名称，但从叙事结构来看，这部电影本质上采用的是西方英雄史诗的叙事模式。

美国作家约瑟夫·坎贝尔在其《千面英雄》和《英雄面面观》两本

书中分析了电影史上大量的作品后，发现一个规律：几乎所有的电影都可以归结为“英雄的故事”。通过阅读这两本书，我们可以更容易地理解《哪吒2》的结构。它采用的正是“英雄成长”的史诗结构。

在电影叙事学中，有一个概念叫做“情节点”。这是决定电影成败的关键时刻，一般出现在影片的前十到十五分钟。这一事件不仅会推动故事的发展，还决定了整部影片的核心动力。对于《哪吒2》来说，这个情节点就是“哪吒复活”这一事件。哪吒复活了，但他的朋友却没有复活，于是他开始了复活朋友的任务，整个电影的叙事动力就围绕着这一核心展开。



电影的结构符合西方电影常见的“故事山模型”。这种模型可以用一句话总结：“为了干什么？做了什么？遇到困难后怎么办？最后又如何完成任务？”几乎所有英雄史诗的叙事形式都遵循这一模式。就像安徒生的《野天鹅》，艾利莎公主为了救她的十一位变成天鹅的兄弟，必须忍受巨痛做成十一件麻制的皮甲，期间遇到巫婆，最后兄弟们赶到救她。这种结构和《哪吒2》有很大的相似之处。

因此，虽然这部电影包含了许多中国的文化元素，但它的内核结构却是一种西方电影的叙事方式。我认为，作为作家，我们不必从这类电影中寻找“民族基因”，因为最好的作家应该致力于创作具有全球视野的文学作品，借鉴世界最伟大的文学成果。

电影中的悲剧性也是一大亮点。在希腊悲剧中，人物常常面临两难的选择，而《哪吒2》中，哪吒与申公豹的命运亦是如此，他们的悲剧性体现在他们无法逃避的宿命与抉择中。关于悲剧性的表达，我建议大家阅读俄罗斯学者普洛普的《民间叙事型文学》一书。在这本书中，普洛普根据全球各地的民间故事总结出了一套叙事规律，这些规律像公式一样。可以看出，《哪吒2》也使用了这种叙事公式：英雄需要对手、帮手、师父以及宝物，最终通过一系列努力战胜敌人，完成使命。

此外我还认为，《哪吒2》非常成功地进行了现实的反照与观照。近些年来，尤其是中国人，普遍倾向于压抑自己，内敛而不张扬。大闹天宫、哪吒闹海等故事恰恰是对这种东方“自我压抑”的反叛和宣泄。许多观众之所以喜爱这些故事，是因为他们在这些英雄身上看到了自己理想化的自我，那些无法实现的英雄理想正是观众在现实中压抑与顺从的反映。作品通过这种宣泄，让我们获得一种代偿性和补偿性的快乐，而这种快感有时甚至让人不自觉地想反复体验。

电影的儿童文学特性也值得一提。优秀的儿童文学作品不仅能迎合孩子们的趣味和游戏需求，还能在其中传达深刻的人生思考。孩子在成长的过程中，往往会在某一天回忆起这些作品，并意识到自己曾经没能完全理解其中的深刻内涵。这种教育的深刻性，不仅在作品的深度上体现，也在它的多层次表达上发挥了作用。

最后我想谈一谈创作者的世界观。任何一部文学作品的背后，都有一个活生生的人站着，这个人的世界观决定了作品的高度和深度。如果连创作者自己都没有形成清晰的自我认知和世界观，他也很难创作出深刻的作品。正因为《哪吒2》的创作者有着深邃的世界观，这部电影才得以提出一个简单却深刻的问题：“人到底是什么？”这也是五四以来，中国社会一直在思考的问题。过去我们强调群体的价值，强调个体为集体牺牲，但“五四”之后，我们开始呼吁个体的独立与自由。这与西方文化中强调“认识自己”“成为自己”的理念相呼应。

电影中，哪吒在经历自我破坏后，重新找回了自我，这正是对个体自由和自我意识觉醒的深刻表达。这种精神，与五四时期对个人价值和独立性的呼声不谋而合。

《哪吒2》不仅是一部具有西方英雄史诗结构的电影，它更通过对现实的反思和对自我认同的探索，展示了东方文化与西方叙事的融合。它让我们看到了从古代神话到现代个体主义的转变，也反映了中国社会在现代化过程中对个体意识觉醒的深切思考。

《哪吒2：魔童闹海》对儿童文学创作的启示

■ 庄桂成

《哪吒之魔童闹海》（以下简称《哪吒2》）作为现象级动画电影，不仅以83亿票房刷新纪录，更通过其深刻的叙事内核与角色塑造，为中国儿童文学创作提供了多维度的启示。从人物塑造、叙事主题、文化表达和价值传递等方面，电影《哪吒2》的成功，揭示了儿童文学在当代语境下突破创新的可能。

一、人物塑造：从扁平到立体，赋予人物矛盾性与成长性

《哪吒2》颠覆了传统儿童文学中“非黑即白”的人物设定，塑造了具有复杂人性的角色群像。例如，申公豹既是被仙界歧视的“寒门学子”，又是被迫执行压迫任务的矛盾体，其台词“人心中的成见是一座大山”直击社会偏见，引发观众对边缘群体的共情。这种多维度的角色设计，打破了儿童文学中常见的“英雄-反派”二元对立模式，让角色更具真实性与代入感。

影片还通过哪吒的成长轨迹，展现了“标签化”与“自我认同”的冲突。哪吒从被定义为“魔童”到最终喊出“若天地不容，我便扭转乾坤”，其心理转变过程呼应了儿童在成长中面临的自我认知困境。这种对“不完美主角”的刻画，启示儿童文学应摒弃道德说教，转而关注角色的内心挣扎与蜕变过程，让故事更具生命力。

二、叙事主题：从单一说教到深度探索

《哪吒2》将传统神话重构为现代动漫电影，通过“修仙炼丹”的隐喻揭示阶层固化与资源掠夺的社会现实。例如，殷夫人被炼化为丹药的震撼情节，影射了权力体系对个体的压迫和剥削，这一设计虽具暗黑色彩，但影片并未回避复杂议题，而是以隐喻手法将其融入冒险故事中，既保留娱乐性，又引发深层思考。

此外，影片对教育模式的探讨也具启发性。李靖夫妇的“信任式教育”、敖光的“精英规训”、申正道的“寒门焦虑”，分别映射了现实中不同的家庭教育困境，将社会议题（如教育公平、身份认同）嵌入奇幻框架，让读者在共情中领悟价值观。

三、文化表达：传统符号的现代转译

影片通过视觉与叙事创新，将传统文化元素转化为儿童可感知的审美符号。整个故事题材来自于《封神榜》，但它的表现形式又非常现代，包括龙宫的空间设计水墨风格、打斗中的太极图等，形成独特的东方美学。这种“传统为骨、现代为形”的创作思路，为儿童文学提供了文化传承的新范式——不再局限于复述经典，而是以当代价值观重构传统内核。

四、价值传递：平衡理想与现实

《哪吒2》的核心口号“我命由我不由天”看似热血，实则揭示了反抗的局限性。影片通过申小豹等配角展现普通人的无力感：他们努力向上却受困于出身，最终只能期待“世界变得更公平”。这种对“理想与现实”的辩证思考，打破了儿童文学中常见的“努力必胜”逻辑，转而传递“在妥协中坚持希望”的务实精神。



创作者可从中汲取灵感，避免塑造“开挂式主角”，转而关注普通儿童的成长困境。例如，通过哪吒的“容貌焦虑”与自我怀疑，展现真实的人性弱点，让读者在角色身上看到自己的影子，从而建立更深的情感联结。

五、创作启示：儿童文学的未来方向

其一，复杂化叙事结构：融合神话、冒险与社会议题，构建多层意义空间，如通过“修仙”隐喻教育资源竞争。

其二，情感驱动型角色：以矛盾性取代完美人设，如塑造既有叛逆又有脆弱面的“问题儿童”主角。

其三，文化符号的创造性转化：将传统神话、非遗、民俗等元素转化为儿童可感知的视觉或情节符号。

其四，社会议题的儿童化表达：通过隐喻（如“炼丹”“修仙”等）探讨公平、偏见等议题，避免说教，激发独立思考。

结语：儿童文学需要一场“哪吒式革命”

《哪吒2》的成功说明，儿童文学不必囿于“低龄化”或“教化性”的桎梏。它告诉我们，真正的儿童文学应如哪吒一般，既有打破陈规的勇气，又有重构价值的智慧；既能承载文化厚度，又能唤醒情感共鸣。正如影片中“若前方无路，我便踏出一条路”的宣言，儿童文学的创新亦需在传统与现代、理想与现实之间，开辟一条属于新时代的叙事之路。

走进孩子们的内心世界

■ 张年军

电影《哪吒2》观后的最深印象是它的双层结构。

毫不夸张地说，儿童文学是孩子们心灵的圣殿，是成长中的一座桥梁，是最接近美的一种形态。很遗憾，有人鄙视儿童文学，提出“儿童文学不是文学”，这句话本身就有毛病。他的意思是，儿童文学还不能归于文学类别。在他的心中，儿童文学是小猫小狗的世界，或者说，儿童文学写的就是小猫小狗的故事。似乎那种宏大叙事才能归于文学类，而那种以小我写大我，以小美窥见大美似乎完全不可能。所以就有了“儿童文学不是文学”之说。在他的心目中，儿童文学语言浅显，结构简单，技法单一，人物情节概念化（这乃是少数人的低水平产品）。很长一段时间以来，这种误读流传甚广，以至真正优秀的儿童文学作家及其作品没有办法发声。

本世纪以来，儿童文学教育的文化需求愈来愈受到广大家长与少年

儿童们的追捧，尽管有的作品比较肤浅，有娱乐化快餐化倾向，但总的来说，它的文学品质正在向着理想的方向迈进，高水平的、具有艺术积淀的纯粹儿童文学作品（纯文学）正在摒弃或唾弃快餐式的肤浅的“儿童文学”，而成为孩子们心中真正的神殿。于是我们明白了，此前儿童文学之所以被人诟病，是因为我们还没有把握住儿童文学的精髓，以至于受众并不理解它，成人文学中的某些作家很难走进它的世界去认识它。审视儿童文学需要一种特殊的眼光，叫做“童年的眼光”，它的视野中，美、艺术、哲学，在作品的空间飞旋，孩子们看得懂，有很多成年人却不知所云。真正的儿童文学，其实是一种哲学，比如儿童文学强调万物有灵，而哲学家思考的是，“如果你吃的是麦片而不是烤面包片，那么是不是有可能你在另外一个世界吃了烤面包而不是麦片”。儿童文学作家和哲学家的思考，是不是如出一辙呢？

一、让快感升华为长久的幸福感

《小小的发现》是一篇写孩子们窥见美好的作品。可以说，每一个孩子都会有不同于成年人的快乐。这可能就是一种多巴胺与内啡肽的幸福感受。多巴胺管控快感，内啡肽与长久的幸福相关。我们在儿童的生活中，总是能够感受到孩子们小小的发现，这就是小小的幸福的萌芽。当这萌芽一露头，就必定被他们牢牢地抓住。他们的快乐，有时候就来自于小小的发现，比如，他们发现树上的花朵一夜之间结了果实，他们会欣喜若狂，或者奔走相告，可能还会相约第二天再来这棵树下，偷偷地摘取果实，他们分工合作，放哨、摘果等等。雨后天晴，他们发现泥巴路上出现了一个小小的可爱的狗爪印。他们会趴在地上，目不转睛地盯

着这个狗爪印，然后，展开联想的帆船，思绪如海浪般翻滚。正当他们观察狗爪印的时候，身后却有同学来看他们的笑话，笑他们浑身泥泞，像一只落汤鸡。于是他们打成一团。他们的快乐，来自于和朋友们一起奔跑，一起游戏，一起摔倒，一起干一点小小的坏事。他们的快乐，还来自于家庭的温暖……这一个个细节，就道出了题材的小与快乐的真。我们如何在快乐的真上面挖掘出新意呢？他们所有的值得一写的东西，大都跳脱不出上述几种快乐。上述几种快乐又细分为很多很多的细节，会有多少故事让我们去挑选？实际上，他们身上的多巴胺常常会因为他们的笑点很低而持续发展，不过他们的多巴胺又因为随着长大的脚步声而升华为内啡肽。

二、孩子们对意象的把握

我想给一个作品命名，叫做《蓝色的快乐》，我感觉作者正在发现生命发现悲悯。故事讲述的是，小女孩坐在轮椅上，她把轮椅摇到“我”的跟前，说她想送给妈妈一只蓝色的蝴蝶。“我”爽快地答应了。如果故事如此简单，那我们的作品就毫无意义了。要想使作品有价值，构思谋篇尤其重要。作者开篇只说我们捕捉蝴蝶，我们玩得不亦乐乎。设若我们就此写成一篇捉蝴蝶作品，也并非不是好事，可问题是，这跟单纯讲述女孩找“我”要蝴蝶一样没意思。我们构思作品，一定要有情感铺垫，更要有细节的埋伏。我们看到，作者对“我”和同学捉蝴蝶时的描写，似乎有着浓烈的渲染，并营造了蝴蝶的悲剧氛围。比如，“蝴蝶在在瓶子里乱闯乱撞；我用手将它捂在下面，它还在惊慌地扑腾”。作者以蝴蝶的悲，烘托了“我”的喜，又以蓝蝴蝶的缺失、花瓣在空中翩翩起舞，反

衬出“我”的悲。如此描写，揭示出“我”内心对美的渴望，以及对弱小生命的漠视。此刻，作者笔锋一转，轮椅女孩忽然间亮相，情节往前推进、变异，女孩向“我”索要蓝色蝴蝶。于是读者又顿悟，故事前面的捕捉过程，应该是为女孩的出现所埋下的伏笔，也垫高了“我”对美的憧憬。但“我”的憧憬，深藏着获得的自私，“我”的憧憬，化为对另一个卑微的生命的践踏，陌生女孩的索要——“我”既感到突兀，又觉得非常尴尬，是继续自私，还是把憧憬给予女孩。当“我”面临考验时，女孩一句“妈妈生病了”，让“我”萌生悲悯情怀；女孩“乞求的目光”，让“我”的内心波澜起伏。这两处细节描写，烘托出多层次的情感对举，从而让蓝色花瓣这个意象（“我的手上竟落下了一片蓝色的花瓣”），凝聚了给予的快乐，并与文题遥相呼应。文中所谓“对弱小生命的漠视”这句话，似乎没道理、很朦胧，让读者感到有点迷惘。这正是我们写作中遇到的情感困惑。

三、以悲悯情怀审视生活细节

有一部作品叫做《妈妈悄悄地离开》。我感觉它的特点是设法让一些细节含而不露。它写了离婚，似乎并不适合阅读。描写离婚事件的故事数不胜数，唯有本篇的情节设置做到了撼人心魄：妈妈把“我”交给爸爸，留下纸条和钱袋，默然出走；而此前妈妈所有关于去看爸爸的提议全是谎言；难道，妈妈真的这么狠心？有一个细节：妈妈出走的前一晚，特意和“我”一起睡，她把“我”搂得很紧很紧……于是我们发现，捕捉细节，使细节的内涵充盈着丰盛的艺术想象空间，从而足以让读者自发地去获取震撼的情感信息。在获取的过程中，读者会慢慢醒悟搂着

“我”睡的巨大的催泪弹一般的炸裂感。这个具有厚重情感的细节，一定要设置于妈妈临走的前一天晚上，而不是任意一个睡梦中，而且，还必须摒弃妈妈的独白，回避叙述者的文字解释，而成为看似很单调的故事情节讲述，让它率先成为“我”的生活日常，最后才演化为带“我”回望的情感空间和艺术想象空间。待到故事结尾，当“我”恍然大悟之时，那种沉淀的情感突然爆发，空间的回望和情感的回望变得急不可耐，似乎有一种踩中地雷或点燃鞭炮的感觉。这是一种突如其来的炸裂，没有声音，却如潮水一般在你的心河里肆虐、回荡。小纸条和小袋子，作者安排得也很巧妙。小袋子即是钱袋子，但袋子里有多少钱依然是个秘密；至于小纸条，作者肯定读过妈妈写下的文字，但却不告诉读者，作者想要把它当做艺术空白，等待读者来填充，以免故事结尾被塞得太满而显得拥挤，使读者失去想象的空间。由此可见，我们在讲述故事时，有必要在适当的时候设置艺术空白，留给读者更多想象的位置。

四、心灵的震撼源于内心的情感浪花

是什么意象带给我们心灵的震撼？在《树下的老奶奶》这篇故事中，是对比与反衬带给我们心灵的震撼。作者选择了两个时空里的不同人物，对她们进行了有序的艺术安排，并以鲜活的细节着力刻画她们的个性特征，而成为能够从不同角度烘托她们的爱和反衬“我”的自私的故事大背景。于是，典型事例和典型人物的故事拓展成为了可能。我看重作者精妙的构思：她并没有单纯地写“我”和自己奶奶之间的关系，她在意的是，让另一位奶奶的寂寞等待，与“我”的奶奶情感倾注所产生的对比，使文章增强了厚度，有了更深一层的情感空间。透过“我”的视角，

我们看到，车站里的老奶奶正在等待儿子的归来。“车门开了，又关上了……一张张风尘仆仆的灿烂笑脸有说有笑的，汽车绝尘而去，只留下一个孤独的身影，老奶奶脸上掩饰不住满满的失望，低下头轻轻叹了口气。”作者虚写了长途汽车上心急如焚的儿子，实写的不仅仅是车站上的奶奶，还有“我”对自己奶奶的轻视。“我”悠哉游哉地活在和自己奶奶既幸福又麻烦的情感纠葛中，“我”对奶奶那一方的情感倾泻似乎吝啬得一塌糊涂——作者不厌其烦地对“我”的吝啬做了详尽描写，目的是为了映衬故事结尾虚写窗外的奶奶等到了儿子的那一刻，正是那一刻，毫不留情地刺痛了“我”的心灵。与此同时，作者笔下那片片落叶，象征生命的凋零，以物喻人，与“我”心灵的痛感内外呼应，拓展了具有象征指向的思考空间，丰富了故事的主题，也进一步烘托了以物喻人的艺术表现力度。

五、万物有灵是儿童文学独有的傲娇

关注写作中的生活逻辑和情感逻辑，有助于描写好的中国故事。小说《悄悄话》一文以“我”和小鸟之间的悄悄话为线索，讲述人鸟和谐相处的精彩情节，其间充盈着浓浓的诗意，但读着读着忽然发现它比一般写鸟的文章多了一点憾意。为什么？首先是，不远处有一个鸟窝，而“我”和那鸟窝之间有一比较长的物理距离，因而“我”并不能够靠近它。其次是，鸟儿叽叽喳喳似乎在说着什么，如果“我”靠近鸟儿，鸟儿可能会飞走，不过，这一次的遗憾给了读者和“我”以开放式的结果，鸟儿并没有飞离此地，鸟儿慢慢靠近了“我”。有趣的是，“我”把嘴凑到它的嘴边说话，可是它并不听从，此处似乎呼应了文题，表达了形式上

的圆满，但作者的本意却并不在这里，他想要借助这个细节，来揭示“我”和鸟之间的情感沟通，但仅仅描述“我”这边的细节还不够，作者又将笔触落到鸟儿身上，写它的不听话，它的倔强，它的不辞而别。“我”和鸟儿之间，真的有悄悄话吗？从生活逻辑上来说，这是不可能实现的，但从情感逻辑上来说，却又是一种必然，因为在儿童心中，所有的客观物体都应该具有人的情感，而儿童本身，也是能够掌控他眼中的所有的情感的，基于这样一种思维方式，“我”和鸟儿之间的悄悄话就有了实现的可能。尽管事实上“我”总是落败，却并不能阻止“我”和鸟儿之间的神通。本文最有趣的是“多了一条小青虫”这段文字，鸟儿并不喜欢“我”的饼干，它喜欢的是小青虫。“我”所有的努力，都不过是一个孩子对于弱小生命的拥抱和爱戴，其间的一些看上去并不实用的细节，都一一表达了对应了“我”的爱的深度和广度。

艺术不是一种道德观念，是一种独立的存在，艺术就像一朵鲜花，总在有情人的身边弥散着芬芳。我们眼中的艺术，包括绘画、雕刻、建筑、诗歌、音乐、舞蹈等等活动，而所有这些视觉的听觉的意象，离孩子们最近，孩子们也最青睐它们，因为孩子们具有对事物的新奇感，例如他们可以趴在地上观察蚂蚁搬家几个小时而不觉得疲倦——这是一种新奇，而看绘画，听音乐，则是与生俱来的对美的向往，从孩子们对细节的把握来看，从对情感的悲悯程度来看，他们更能随着艺术浪花的消长而消长。我曾问过一个孩子美是什么。他摸脑袋，回答说，美不就是能使我感到快乐的东西吗？究竟是什么东西，他却说不出来。要我说，这正好，如此这般点到为止，回答正确。所谓美，是能引起人的美感的客观事物的一种的共同的本质属性。或者说，美就是想象。

回望上述作品，从美的角度考量，我们发现，《小小的发现》表达了追索的美，《蓝色的快乐》表达了温情的美，《妈妈悄悄地离开》表达了悲壮的美，《树下的老奶奶》表达了情感的美，《悄悄话》表达了泛灵的美。

美是复杂的多维的观念，美涉及感官愉悦、和谐、正向、比例、对称等等艺术价值，美是和谐圆满、美是丰盈润泽、美是想象联想。当然，美还有大音希声、大象无形、大道至简、大雅于凡、大巧若拙。特别是，作品中缺憾的美，值得我们每一个写作者关注。特别是儿童文学作品中，有很多的尾声以圆润为美，这就陷入了圆形膜拜的怪圈（当然，我们钟情于它）。其实，所谓缺憾之美比圆润之美有更多优势（比如断臂的维纳斯），它能通过审美想象去丰富，它能通过审美比较去辨识。当我们知晓了美的多维形态、顿悟了美的最高境界是心灵的愉悦后，应该说我们离获得之美就不远了。

电影《哪吒2》的双层结构给我们繁多启示，上述感受，应该也在其中吧。

儿童文学写作的有效表达

■ 李 伟

《哪吒2》在电影学、传播学和儿童文学上都创造了票房奇迹，引发业界的广泛思考。对于儿童文学写作者而言，该动画电影在有效表达方面，给我们许多启迪。

一是大儿童文学观的阐发。

传统儿童文学体裁，虽然涉及到儿童小说、童话、儿童散文、儿童诗歌、寓言、儿童报告文学、科普儿童文学、儿童广播剧、儿童电视剧、儿童电影等诸多方面，但是创作者往往只专注于儿童小说、童话、儿童散文等有限领域，而且纸质儿童文学作品占有很高的市场份额。

《哪吒2》的出色表现，让我们不自觉泛化儿童文学观。儿童文学作为文学的一个门类，具有独特的产品属性，儿童文学创作，也是儿童精神产品的生产过程。儿童精神产品不应该仅仅局限于传统儿童文学关注的领域，还应该顺应新时代儿童对儿童文学产品的吸收特点，在多领域发力，特别是在纸质儿童文学作品之外的视听作品上投入更多精力，把

纸质儿童文学作品的高附加值展现出来，我们可以将那些优秀的纸质儿童文学作品的产品属性进行深度挖掘，比如儿童小说的电影化、音频化等等。

二是题材呈现避免单一化。

如今的儿童文学作品，很多题材集中于聚焦儿童全面发展、时代发展，比如传统文化、乡村振兴等，但是在呈现形式上，方式过于单一。一些儿童文学作家并没有深入生活，亦或深入生活浅尝辄止，概念化图解题材，为命题写作匆匆奔跑，缺乏和现实的有效对话，文本上往往结合作家自己有年代感的童年经验，表现新时代儿童不免突兀和生硬，与真实的儿童生活和儿童心理有错位感，阅读体验不佳，难以走进儿童的精神世界，获得共鸣。还有一些儿童文学作家，只注重自己的写作感受，不了解新时代儿童心理，主观上不体现当下儿童的生活和需求，这势必导致作家与儿童脱节，作品难以滋养儿童心灵。

同样是传统文化题材，《哪吒2》并没有与时代脱节，时时刻刻与现实儿童勾连，结合哪吒形象的传统文化因子，进行创新性改变，从而表达现实儿童成长中的叛逆、顽皮、执着、勇敢、坚韧、正义等特点。哪吒已经不完全是传统形象中那个白白胖胖、脚踏风火轮、手提火尖枪、穿着混天绫的孩子，而是有黑眼圈、鲨鱼牙，有时走路左顾右盼、嘻嘻哈哈一阵，有时又呲牙咧嘴、脾气火爆的新形象。黑眼圈为一些忙碌的、学习压力大的儿童“嘴替”。鲨鱼牙，乃是儿童宣泄压力的标志。哪吒新形象的成功创设，跟编创团队对儿童的了解是分不开的，这也为儿童文学作家呈现传统文化题材带来启发。

三是儿童文学轻浅化需要“故事为王”。

儿童文学，特别是幼儿文学，普遍追求“清、浅、薄”，目的在于作

品要“适读”，可是部分儿童文学作家创作时，只注意教育性，故事性并不突出，殊不知在儿童认知里，故事性有突出的地位，喜欢故事也是儿童的天性。当然，“清、浅、薄”和故事性的结合并非易事，需要作家高超的故事讲述技巧，不单单是复沓等手法的运用，如果儿童文学作家笔力不逮，或者一味将教育性放在首位，弱化故事，儿童读者面前自然会出现一条阅读鸿沟。

《哪吒2》轻浅化表达，突出故事分量，设置技巧可圈可点，故事环环相扣，好像读者喜欢的游戏一样，哪吒一步步闯关打怪兽。走出陈塘关，参加升仙考试，讨伐妖怪，大战龙王，勇斗无量仙翁——大故事线中，埋伏着一个个让读者惊喜的细节型小故事，大小故事穿插合理、有趣、有情味，“喜感”“悲感”“怒感”，大叙事和小场域，每个点都契合儿童心理，故事几次惊艳反转，踩在现实儿童的兴趣点上，既走心、浅显，又耐看。儿童文学作家可以从电影中获得故事讲述的启示：故事线头不能多，只要一个，每个小故事都应该在线头拉出后的各个关键点来个小高潮，合理安排故事节奏。在故事中刻画人物形象，注重儿童读者的体验感、沉浸感，而不是只专注人物形象塑造，有意淡化故事，更不能像一



些成人文学作品那样“故事向生活妥协”。

四是主题的多样性表达。

儿童文学主题的普适性，历来被儿童文学作家重视，但是，由主题多样性出发的表现手法，儿童文学作家依旧步步小心，唯恐作品的适读性受到伤害。因为儿童有时迷失在故事里，即使是有意识的阅读，思考出的主题，恐怕也是有限的，这其实低估了儿童文学的魅力。一部优秀的儿童文学作品，既适合儿童，也适合成人，而且现在的儿童思维活跃，接受信息丰富，视野开阔。即便儿童读者现在不明白，可是随着年龄增长、心智成熟，儿童文学作品的内涵，他们还是会感悟出来的。

在《哪吒2》中，儿童可以看到自己的成长现场，体会成长的艰辛，获得成长指南；家长可以看到育儿方法，体悟如何不内卷，用爱抚慰孩子；职场年轻人可以窥见职场的复杂人际关系，如何反抗陈规陋习，保持奋斗精神和善良之心……这都是儿童文学主题普适性可以涵盖的内容。

儿童文学理论家刘绪源的《儿童文学的三大母题》，将儿童文学作品分为“爱的母题”、“顽童的母题”和“自然的母题”，《哪吒2》从这三大母题中，细分出的亲情、友情、成长等主题，皆有呈现。可贵的是，《哪吒2》结合社会热点话题——身份认同、阶层跨越、原生态家庭，将成长主题进行生动演绎，调动观众的情绪，使作品得到有效的传播，激发儿童向上、向善的成长动力。哪吒作为魔童，试图进入仙界，可是天界的恩恩怨怨和他的出身，使他遭受种种磨难，如果没有母爱父爱、师徒情等的陪伴，哪吒的命运走向可想而知。

希望更多的儿童文学作家重视写作的有效表达，创作更多不负儿童、不负成人的文学精品。

回到乡土

■ 陈应松

我的“神农架系列”和“荆州系列”小说，是纯粹的乡土写作，我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乡土文学作家，当然，这个“乡土”范畴应该更加宽泛，除了乡土上的人——村民、山民、猎人、打工人，还包括山川河流、森林大地、草木禽兽。

我们村为我制作了一个巨大的铁艺雕像，让“我”站在故乡的田头，冬天是油菜，夏天和秋天是棉花，许多棉梗堆放在“我”的“脚下”，丝瓜藤也爬上了“衣襟”，“我”守望着故乡特别是儿时的田野，仿佛是真的，怎么能忘怀故乡的一草一木，一湾一景？就因为写了一些乡土小说，被村人“请”回了乡土，我在外谋生漂泊大半辈子，终于回到乡土，虽然这只是一个象征，但写作的确能使人回到故乡，特别是灵魂和精神。

因为土地的金贵，因为人情的醇浓，因为恋家，因为痴迷大自然，写作者特别偏爱乡土，假装是一个城市人已不可能，我自己的生活方式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城市乡下人。不用说终老林泉，寄情山水，归田遁世，作家将他的写作生态锁定在大地上，大地其实是广义的乡土，地球是我们的家乡，当然，森林同样是我们远古的故乡。再者，对乡情的投

注，对农耕的陶醉，是许多中国作家的嗜好。有人说，乡土写作是一种过时、落后、陈旧的写作，作家要书写城市，紧跟时代潮流，事实证明这种观点是对中国国情和现实生活的无知，是对作家复杂情感的肤浅理解。乡土不屈不挠地在我们的作品中闪光，与写作者天生的恋旧本性有关，乡土是我们恋旧的归宿地。作家写作的对象从来没有先进与落后、时尚与土气之分，恰恰相反，作家应该逃避先进与时尚，成为传统的坚守者。

列夫·托尔斯泰说过，他的愿望是脱光了衣裳在田野上耕种。他还说，人到了六十岁，就应该回到森林，在大地的气息中生活、写作和老去，因为乡土是安放我们灵魂的唯一之地。把乡土搬运进作品，也就是把我们一生的智慧、善良和归宿搬运进作品。

一个乡村出生的作家，要紧紧抓住故乡。小说说到底是关于人的学问，你最熟悉的、印象最深刻的人是哪些？最亲切的人，那就是故乡的七大姑八大姨，那些小时候的同学、玩伴，村里那些曾经对你有恩的老师、老人、乡亲。小说的主要内容还是风土人情、乡风民俗，比如美食、婚丧嫁娶。这些东西代表了鲜活灵动的烟火气息。当我们抓住故乡的时候，实际上就是具体地、感性地认识一个时代，哪怕是逝去的时代和历史，也是重新认识故乡、重新认识自己、重新认识文学的一个过程。我们会突然发现，文学本来是一种书写土地和歌颂人民的载体。

我写过许多沉重的小说，有时候，我感觉我是故乡寒碜的旧影，我曾经住过的农村，过着典型的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农耕生活，土坯房、泥巴路、脸朝黄土背朝青天，无休无止地劳作，挑粪、挖沟、锄草、插秧、割麦、扬场、堆垛、推车，没有一样不是繁重的苦力活。我们把活计叫活路，我当时想，这生活仿佛不给农民活路。我们感叹过农民真苦，

农村真穷，但转眼间，牧歌时代的农耕文明成为远去的历史，随着人们对生态环境的重视和保护，对绿水青山的向往，对乡村和大自然的喜爱，农村变成了我们最安静最向往最美丽的乡愁。

我的两部长篇，一部是《天露湾》，一部是《还魂记》，是两种完全不同的乡村叙事，但都是我真情实感的表露。一种是对家乡新生活的赞美，一种是面对还乡的迷茫与踟蹰。一个人在某时，他的内心会极其脆弱和敏感，会非常感伤，他在外面的尘世漂泊时会被怀念所伤，但再多的苦难也不能阻止我们向故乡回归，灵魂只有在归乡的途中形成才值得纪念。“惟郢路之辽远兮，魂一夕而九逝”（屈原《九章·抽思》），因为穿梭般地一夜九遍回到故乡，这个并不伟大的魂成为被永远吟诵的楚辞。但这也许是被魔幻过后的一种书写妄念，《还魂记》是我写作途中向故乡回归的一个特例，一场梦魇，文字却是坚实的，内心也是坚定的。

“作家就是像魂一样说话的人，他的声音是大地所赐，必须模仿大地的厚度和诡异，模仿它的野性和荒寂。”这是《还魂记》后记中的话，好在，那个至暗时刻过去了，后来我写了一部被称为“家乡书”的长篇《天露湾》，我拎着一叫乡愁的东西，在故乡的葡萄园里游弋时，突发灵感。在城市里生活，我一直怀着被时代抛弃的仓皇，试图与故乡贴近。我最终说服了自己，如此醉人丰盈的、翡翠玛瑙的葡萄园的乡愁，不是一副石磨、一个碾子、一棵老柳和一座衰颓院落可以进行叙事的。近些年，我都会在夏天收到寄自故乡的葡萄，阳光玫瑰、浪漫红颜、甜蜜蓝宝石、藤稔、美人指……这些水灵灵的时鲜，这些俏丽的名字，激发了我味蕾深处的思念。《天露湾》是一部现实主义小说，这也可以证明，乡土小说的疆域是广阔的，一个作家的笔墨可以有多种，可以进行多重尝试。可以梦幻，也可以写真；可以现实，也可以浪漫。

我写了几十年乡村和自然，但我主要写神农架，写高山和森林。当我回过头来书写我出生的水乡和平原，实际上是一种反哺，重新唤起我往昔的记忆，重新回到故乡，书写那一片我更加熟悉的土地，更加熟悉的乡亲。这是一种自觉的行动和应该承担的写作责任。作家是为故乡而生的，只有抓住故乡，作家的写作生命才能够延长并持续。作家有时候通过发现故乡，来寻找写作中的闪光点，故乡能够提升作家对文学的丰富性、广阔性和永恒性的认知与信心，还能增加对亲情、爱情、乡情等情感的升华。用文字重新发现故乡，重新发现土地，重新发现农民，再通过故乡的书写，重新发现自己，重新发现文学，重新发现作家与故乡和土地的关系。

我更加喜欢的是那个所谓“他乡”的神农架，我在神农架挂职、居住已经二十多年，神农架是我的第二故乡，我对她投注的感情是持久的、深沉的。像神农架森林这样的“乡土”，是我们人类最初的家乡，人类是从森林中走出来的，人类终归要回到森林，如果别人不回，那是别人的事，我自己一定要回到森林，不仅心灵，还有身体。

作为一个写作者，我想找一个地方，来表达我对文学的看法，而且这个地方必须是僻静的、遥远的、荒野的，神农架符合我所有情感的指向。这里的地质古老可见，两亿多年前至六千五百万年前的“燕山造山运动”导致她的山川扭曲狰狞，形成褶皱与断穹。能清晰地看到第四纪冰川经历的刨蚀地貌和U形谷，巨大的冰斗、角峰、刃脊、漂砾以及冰川运行时巨大的擦痕；可以看见因为高寒而在湖北其他地方看不到的冰雪、雪线、凌柱、冰瀑；看见因地壳碰撞和挤压而产生的河流、瀑布；看见那些躲过第四纪冰川期而侥幸活下来的草木与鸟兽……这是何等壮观的景象。森林保存了我们祖先远古的家当，因为各种际遇，我们远离

了那些珍贵且伟大的草木、山川、河流，但那里仍有一些生活在高山和森林中的顽强遗民。断裂的石峰，幽深的树林，飞泉流溅，矿脉闪耀，蒸气弥漫，激情澎湃，所有的生命永远有着大自然赋予的青春。

写过《寂静的春天》的蕾切尔·卡森说：“那些感受大地之美的人，能从中获得生命的力量，直至一生。”大地、自然、生态、土地、故乡、故土、乡村、老家、乡愁，这些字眼全是生命的能量，全是满满的爱意。那些在大自然腹地，在我们祖先的故土上生活的人们，他们默默地珍藏着我们民族的传说、唱本、神话、历史记忆和生活习俗，并顽强地紧守着人类的价值，与大自然的风霜雨雪作着艰难困苦的斗争，那种英雄主义的简陋生存，托起了森林和大地的气象。文学永远是与大地在一起的，并从中淬炼出人类与自然相濡以沫、风雨同行的信念与虔诚。

写作就是为生活增加勇气，用语言、用故事，用血性，引领人们思考我们自己的前途和归宿，同时用文字创造一个鸟语花香、百兽奔跑、苔藓肥厚的世界。许多在城里生活的人迫切需要这个世界。

虽然神农架不是我的故土，但我每次去，都有一种孩童似的新鲜感，都像回到了老家一样。以至于我也喜欢没事就在全国的原始森林、雨林湖泊、高山大川、高原湿地和大量的少数民族地区行走，我像个归来的浪子，用文字拥抱他们，用感情填充与他们疏离和阻隔的距离。

如今，神农架的乡土，已经成为我全部的乡土，在越写越亲切的感觉中，我越来越多地发现神农架这个巨大宝库所贮藏的故事、蕴藏的知识，这片旷野大地赐给我美好神奇的灵感、壮丽蓬勃的文字。神农架让我和我的笔一次次重生，让我的情绪和精神一次次升华，让我一次次地超越自己的极限，让艺术创造的能力保持劲锐并持久井喷。让文学有一个自己的乡土是多么重要且幸福的事情。

我的作家梦

■ 喻建设

2023年2月8日，那是一个阳光似乎都格外温柔的日子，我收到了一份来自中国作家协会的珍贵礼物——“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证”。当我轻轻翻开那本承载着梦想与荣誉证书，儿时的梦想如同电影般在眼前一一浮现，这一刻，我知道，多年的坚持与努力终于迎来了最璀璨的绽放。

“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这句古老的谚语在我的作家之路上得到了最深刻的印证。梦想的实现从来不是一蹴而就，它的背后是持之以恒的努力，是无数个日夜的坚守与付出。

我的作家梦，萌芽于已经荒芜的武汉白玉小学。那是我的小学母校，虽然她是一所普通简陋的农村小学，但在我心中，它永远是梦想开始的地方。在那里，我第一次感受到文字的魅力，那些简单的方块字仿佛有着神奇的魔力，能描绘出五彩斑斓的世界。那时，我便暗暗立下心愿，要成为一名作家，用文字书写自己的故事，表达内心的情感。

从那时起，无论生活的轨迹如何变迁，无论从事何种工作，我都从未放弃过这个作家梦。我始终坚信，只要心中有梦，并为之不懈努力，总有一天能够实现。在这条充满挑战的作家之路上，我一步一个脚印，坚定地前行。

写日记，是我坚持最久的习惯之一。最早的一篇日记写于1977年，那是一个充满希望与变革的年代。从那以后，写日记便成了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每一天，我都用文字记录下生活的点滴，那些平凡日子里的喜怒哀乐，都被我一一珍藏在日记中。这些日记，不仅是我成长的见证，更是我写作素材的宝库，为我日后的创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坚持写作的同时，我也从未停止向报刊投稿的脚步。我渴望自己的作品能够被更多人看到，能够在更广阔的天地里传播。1984年，我的散文处女作《父亲》在《十堰报》发表，那一刻，心中的喜悦如同烟花般绽放。那是对我写作的第一次肯定，我更加坚定了在作家道路上走下去的决心。1987年，我的诗歌处女作《理想之歌》和短篇小说处女作《我就是我》也相继发表，分别刊登在《十堰日报》和《布谷鸟》杂志上。这些小小的成功，如同星星之火，点燃了我内心对写作的无限热情。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的创作之路越走越宽。2004年，我的中篇小说处女作《尴尬拜访》在《新作家》上发表；2005年，我的长篇小说处女作《月光县有太阳》由大众文艺出版社出版，并于2006年在《长江日报》上连载。此外，1988年，我的随笔《这也算‘爱国主义么’？》在《长江日报》发表；2017年，我的首部长篇网络小说《第五任县委书记》在凤凰网上线。这些作品的发表和出版，是我努力的成果，也是我在文学道路上不断前进的标志。

在追求梦想的过程中，我也逐渐得到了更多的认可。2005年，我同时被批准加入武汉作家协会和湖北省作家协会。这不仅是对我创作能力的肯定，更是对我多年坚持的鼓励。

然而，我心中的目标远不止于此，成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一直是我梦寐以求的事情。

从2007年开始，我便踏上了申报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的漫长征程。我有自己的本职工作，在努力完成本职工作的同时，我从未放弃写作，也从未停止申报的脚步。一次又一次，我满怀期待地提交申报材料，却一次又一次地收到失望的消息。但我从未气馁，每一次的失败都让我更加坚定信念，更加努力地提升自己的创作水平。

终于，在2022年8月16日，我在网上看到了批准加入中国作家协会的喜讯。那一刻，我心中感慨万千。多年的坚持与等待，无数次的挫折与失落，都在这一刻化作了幸福的泪水。这一路走来，有汗水，有泪水，有欢笑，也有痛苦，但所有的一切都是值得的。

在追逐作家梦的道路上，勤奋学习是我始终不变的坚持。我热爱看书，背诵诗文，沉浸在文字的世界里无法自拔。我一连用几个月的时间，学习和背诵屈原的《离骚》，那华丽的辞藻、深刻的思想，让我感受到了古代文学的魅力。我还阅读了大量的书籍，中国古典四大文学名著、《中国文学史》《古文观止》《诗经》《楚辞》《唐诗宋词》《元明清诗一百首》《散文名作欣赏》等等，这些书籍如同璀璨的星辰，照亮了我文学创作的道路。不仅如此，我还广泛涉猎古今中外的文学名著，以及报刊上发表的各种文学作品。每一本书，每一篇文章，都为我提供了丰富的营养，让我的创作更加成熟，更加深刻。

从纸质书籍到电子读物，从手写稿件到敲键盘创作，年复一年，日复一日，我在学习与写作的道路上从未停歇。我不知道自己究竟写了（打了）多少字，只知道这个数字不低于500万字。仅2017年至2019年在凤凰网上发表的网络小说，就有2226024个字。这些文字，是我梦想的足迹，是我努力的见证。

如今，我终于实现了儿时的梦想，成为了中国作家协会的一员。这份荣誉，对我来说不仅是一种肯定，更是一份责任。我深知，这只是一个新的起点，在未来的日子里，我将更加努力地创作，用文字传递温暖，用故事感动人心。我会珍惜这来之不易的证书，在新的起点上，重新出发，向着更高的目标迈进。

我的作家梦，如同一条奔腾不息的河流，它承载着我的希望与梦想，穿越岁月的长河，流向远方。在这条河流中，有坚持，有努力，有汗水，有辛酸，也有收获。我相信，只要我坚持不懈地追逐梦想，这条河流必将汇聚成一片广阔的海洋，让我的文学之舟驶向更远的彼岸。

一部独特的鄂西山地生活史

——《鄂西志》序

■ 李鲁平

我于一九八八年结识陈胜乐。记得初次见面是在宜昌日报社的大楼里。那栋老式办公楼光线昏暗，但走廊宽阔，我穿行其间时，一位高个子男士刚好步出办公室。经人介绍，我们相识了。他抬起头看了看我，印象中只简单寒暄了几句。初次见面就此匆匆结束。第二次会面则在宜昌城内的一家餐馆，那次他显得热情而活跃。此后我们音讯中断，直至二〇二四年十月，我赴三峡大学参加长江文学周闭幕活动。在寻找座位的间隙，我忽觉一人颇为眼熟，似乎是陈胜乐。当时心情激动，却不敢确定，遂将他引至场外过道。经过一番试探确认，他正是陈胜乐。自这天起，我们重逢了。交谈中得知，这些年他从未离开文学，一直在散文创作与理论研究领域深耕，并且硕果累累。

《鄂西志》是一部厚重深刻的作品，一轴意义深远的鄂西编年画卷。其内容涵盖“鄂西人物”“鄂西校园”“鄂西风物”“鄂西文学”“鄂西风情”“散文创作谈”六个方面。全书以盎然文心，为读者勾勒出一幅独特

的鄂西风情长卷，映照出新时代乡村的变迁镜像。

“鄂西人物”部分选录了十余个人物，各具代表性，大致可分为两类：一是乡村中有着特殊身份或职业者，如“白裁缝”“邮递员”“铜匠”；二是作者亲人与乡亲，如“庚奶奶”“父亲”“村姑”“老夫子”“喜太”“麻婶”“沫小姑”。值得注意的是，陈胜乐并未采用通常“志书”的笔法来书写人物，而是以小说的叙事方式讲述他们的故事。《邮递员》便是一篇精彩感人的小说。讲述老邮递员“老蔡”因腿伤不得不告别职业生涯，其子“小蔡”准备子承父业。作者将“老蔡”的形象塑造置于父子交接班的过程中：父亲携儿子完整走一遍艰险邮路。此行不仅是小蔡熟悉未来独自跋涉的山路、村落、溪流的实习，更是他初次深刻理解父亲数十年职业人生的契机——感受到乡亲们对“老蔡”的敬重，知晓了父亲夜宿稻草堆、为不识字者念信、甚至假扮老妇人孙子写信寄钱等善行。这次交接之旅，亦成了父子关系的重新认知之旅：儿子被山间姑娘“春兰”吸引而摔跤，这恰是父亲暗许的心愿；父亲则首次坦言，一生传递无数家书，自己唯一收到过的一封信，竟是“小蔡”母亲从异国寄来的离婚书……最终，这场工作的交接升华为乡邮员品格与职业精神的传承。故事尾声，儿子“小蔡”将父亲“老蔡”背过小河，并喊出了十多年来未曾开口的称呼——“爸”。父子间的冰河消融，新乡邮员“小蔡”的“岗前培训”落幕，两代邮递员完成了交接。

由此可见，“鄂西人物志”目录中的十一篇文章，虽每篇聚焦一人，实则辐射更广。人物并非孤立存在，而是彼此关联交织于乡土社会中。如《邮递员》中，“老蔡”与“小蔡”便通过邮路、接班、父子血缘紧紧相连；作品在刻画“老蔡”尽责敬业的同时，也描绘了“小蔡”的精神蜕变与成长。《白裁缝》中的主角，则与“玉兰”、“税税”、“郝银”等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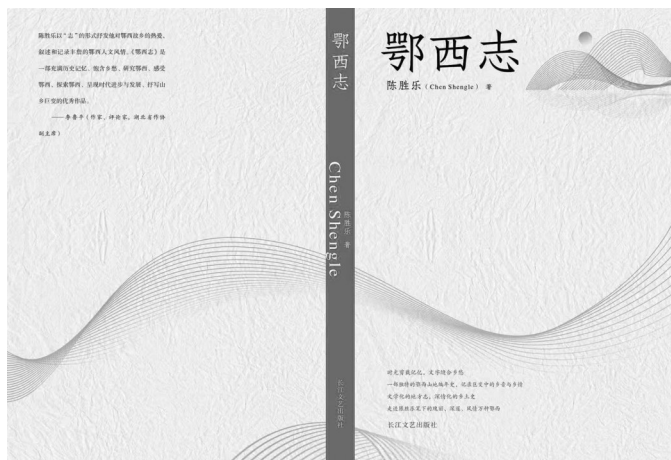
物因矿井、供销社、食堂而命运相系。作品在展现“白裁缝”善良本性的同时，也勾勒了“玉兰”的刚烈与“郝银”的卑劣，正是这些人际互动，映衬出“白裁缝”淳厚的品格与苦难的命运。

“校园志”中七篇作品，非为介绍七所学校概况，而是记录了发生在不同校园的故事。《公开课》以渔泉中学为背景，宛如一部校园小说，描绘了习校长、田斌、鹏飞、榜主任等教工群体，以及蔓丽、乐洋、旭西、杨东等各具性格的学生。《三平》与《黑炭》则讲述了“我”在深山小学任教时偶遇的两名学生；《数学课》聚焦于“我”在中学任教的经历；《班主任》与《我的长阳师范》则分别回溯了“我”早年接受教育的两段校园时光。

七篇之中，《白帕》篇幅最长，虚构色彩最浓。从叙述方式看，堪称一部关于流溪村民办教师白帕的中篇小说。故事始于一晚“白帕”逃离校长安排的相亲，终于另一晚他准备翻山越岭去猴子坡见心上人“牛兰”。其间穿插着民办教师“白帕”与“林阡”为转正机会的无意竞争与冒犯，“半边户”（即半教半农）生活的艰辛——教学之余还需种菜糊口，为给学生买本子、背广播喇叭跋涉出山的劳苦，父亲修梯田砸伤腿却不愿耽误儿子教学的隐忍，米校长为改善学校环境而周旋讨好大队干部的无奈，以及最终米校长因铤而走险、追求公办教师英丽未果而锒铛入狱……人物刻画鲜活复杂，难以简单区分善恶：善良中或藏委屈，狡黠处亦显本分。每个人都在流溪村小学默默尽责，过着自己或许平凡却真实的人生。《白帕》以小说的方式，翻开了中国山区教育艰辛奋斗的一页。

由十七篇作品组成的“鄂西风物志”则另具风貌。文体上，堪称纯粹散文；内容上，以书写点军区风物居多；叙事艺术上，虽篇幅精悍，

却常在地山风物的素描中折射现实变迁，或在当下的描摹中穿插历史纵深。如《白沙驿》从作者的记忆切入，简溯其历史后，迅即将笔触转向道



路交通、学校、经济生活的沧桑巨变，而每一处变化的勾勒都夹杂着对白沙驿往事的追忆。这一特色在其他篇目中亦十分鲜明：《点军江南》从过去往返宜昌江南江北的“渔划子”小舟写起，转而描绘近年来桥连两岸的交通巨变，以及由此催生的生活方式革新——江北市民赴江南观景觅食；《联棚》描绘点军区的小河联棚，它曾是“龙须沟”，也是各类商贩聚集之所。作品略述其由来后，即转向大桥通车后联棚的生态治理与新生，“龙须沟”蝶变为湿地公园，成为市民休闲之所。同样，《梅子溪》（记述社区规范养犬）《南木溪石门洞》《牛轧坪》（记录柴火鸡风味）等篇章，无不精准把握历史与现实间的叙事节奏，既有历史与记忆的铺垫，更着重呈现当下的变迁与新气象。

与“风物志”相近，“鄂西风情录”亦属散文，但此类散文更多联结着作者个人的人生记忆与体悟，更具私人烙印。如《老宅》所书写的清代“郝家大院”内的故人与当下作者楼栋里的老人，前者是历史剪影，后者是当下现实，但两处屋檐下的老者，都共同指向一个永恒话题：人的最终归宿与尊严；《天麻》从童年记忆切入，点明天麻于鄂西山区的重

要性，随即简述其生长环境与传统种植，却并未陷入对地理气候的冗长叙述，而是迅即落笔于扶贫与乡村振兴背景下鄂西天麻种植经济的现状与发展。整篇文章精短巧妙。“风情录”中亦有部分作品偏离我们对“风情”的惯常理解，如《一封信》《书房》《宁静》等。一般而言，“风情”多关乎特定地域的社会生活、风俗风土。《书房》《宁静》却似描绘一种“封闭世界”，或曰纯粹内心之境，与具体地域、社会、日常关联疏离。《一封信》更近“鄂西人物志”风格，实则是讲述三个青年命运的交织：一对男女未婚先孕却双双考取大学，另一青年因照料一位摔伤的长辈（恰是已考上大学的男生之父）而误了高考。不同于“鄂西人物志”多以第三人称直叙，此篇借由一封信转述故事。当然，我们亦可将此番青年往事视作某种独特“世态风情”来解读。

陈胜乐多年来致力于散文理论研究及文学评论创作，成果丰硕。早年曾出版《散文研究与思考》（1991年）、《散文美学概论》（1995年）等理论专著。其最新力作《中国散文美学综论》（2024年）甫一问世，便赢得省内外散文创作界与理论界的关注与好评。“散文创作谈”是其散文研究的延续，《AI时代的散文写作》《散文创作对话实录》等篇凝结了他对当下散文创作现象的最新观察与思考。其中一些观点，如“人写出来的才叫诗”，AI“无法解决人的心灵和情感问题”，AI“模糊了我们与真实世界感知的界限”等，令我深受启发。在AI强大的数据库与搜索能力面前，文学创作确面临挑战，作者亦流露出困惑与警醒。然而，数据库所储海量文本，既无法替代作者发自肺腑的声音，也无力替代每个个体独一无二的生命轨迹与现实命运。于此意义上，我赞同陈胜乐的态度，坚信AI对创作的冲击并不可畏。除理论研究外，陈胜乐亦热情投入文学评论。本书“鄂西文学志”收录了他对鄂西几位作家的印象记、创作观述

评与作品评论。其实，这些作家亦属“鄂西人物志”范畴，文章虽以作家为对象，焦点仍在于“人”，着墨于他们的创作生涯与人生历程。

“志”作为一种源远流长的文体，积淀深厚，文本浩瀚，自有其写作轨范。但正如陈胜乐论及散文创作时所言，文学贵在无边界，散文尤重灵活自由之形式。“志”之文体，在文学发展的长河中亦不妨不断借鉴、汲取与创新。《鄂西志》便是“志”于文体变革中尝试的例证：大量借鉴小说技法讲述人物故事，纯粹以散文笔触描绘山乡巨变，以评论方式勾勒作家的创作人生，皆为其特色。

陈胜乐以“志”为舟，承载对鄂西故乡的深沉挚爱，叙述并记录下这片土地丰赡的人文风情。《鄂西志》是一部充盈历史记忆、浸润乡愁、研究与感受鄂西、探索其变迁脉络、呈现时代进步与发展、书写山乡壮美新图景的优秀之作。

陈胜乐是少数民族作家，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其作品《竹篾烘笼》《她是末等生》等在《民族文学》的连续推介下受到文坛关注。一九八五年加入省作协时，他还是一位刚满二十岁的青年才俊。我与陈胜乐相识虽早，交往并非热络，但彼此心意相通。承蒙他的信任，嘱我为新作《鄂西志》作序。于我，这是一次走近他创作世界的珍贵机缘。然囿于识见，恐仅能泛泛而谈。相信读者通过阅读他粲然的文字，定会对鄂西产生全新的认知，步入一个瑰丽深邃、风情万种、多彩壮美的鄂西。

用文学的方式参与长江大保护

——著名作家、中国散文学会会长叶梅访谈

■ 阮仲谋

优秀文学作品可滋养人的精气神

记者：2024年12月21日，中国散文学会成立40周年座谈会暨第四届四次理事扩大会在北京召开。请您分享一下中国散文学会40年的发展历程及其时代使命。

叶梅：在漫漫的历史长河之中，40年光景只在弹指一挥间，但对于从改革开放初期走入新时代的中国散文而言，却是凝聚着几代人的憧憬与追求，那些灿如群星的名字及作品铭刻于文学的天空，也深深铭刻在读者心里。成立于1984年的中国散文学会应运而生，40年来伴随着众多散文作者的辛勤耕耘和收获，以滚烫的文字，浸润着时代的每一道侧影，表达着来自大地的声音，为中国文学打造出一道不可或缺的风景。

到目前为止，中国散文学会会员已经发展到16000多人，在全国各地

建立了多个散文创作之乡、散文创作基地，形成了全国散文创作网络。40年来，中国散文学会为全国散文作家搭建了文学创作相互交流、共同提高的平台，力求成为中国散文的温馨家园。

散文作为一个古老而具有活力的文体，在这个宏大的时代变迁中获得了更为广泛的运用，产生了更为庞大的写作群体，并以丰富多样的写作方式催生着散文的创新和传播，在新的历史方位上，迎来了散文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

记者：您从1973年开始文学创作，几十年来一直保持充沛的创作激情，请分享一下您在文学创作道路上始终保持长久生命力的秘诀。

叶梅：我曾在一篇散文《文学课》里写到我的幺舅给我的文学启蒙，写到少年时从他的书箱里读到的那些名著，从那时起就爱上了文学。读书和写作，对我来说是最愉快的事情，无论何时何地，只要翻开书本，就会找到一个新的世界，遇到一个或一群陌生但却心灵相通的朋友，你与他们共同漫游，倾听他们的娓娓细语。写作也同样如此，你在阅读和写作时不再是一个孤独或烦恼的人，不再是一个浮躁或空虚的人，你坐在那里，但你的灵魂已进入到另一个神奇的世界。所以我跟朋友们说，文学养生，养人的精神。一个人不能没有精神，一个民族不能没有精神。作为一个写作者，如果能写出优秀的文学作品，给读者提供精神的滋养，是我一直的追求并乐此不疲的。

一个作家要有开阔的视野和格局，要让自己的创作融入时代洪流。多年的写作实践告诉我，只有置身于火热的生活中，才能感受到时代的脉搏，听到大地的声音。只有真心为人民书写，创作出来的作品才会充满真情实感，富有持久的生命力。或许正因为如此，也才会有不断创作

的动力。

记者：您祖籍山东，出生在湖北巴东。祖籍有黄河流经，成长有长江滋养。这一江一河对您的文学创作有着怎样的影响？有评论家称，您的作品是“有根的写作”，请分享一下您对家乡书写的经历和收获。

叶梅：我父亲是山东人，家乡东阿鱼山村就在黄河边。1947年，我父亲离开老家，随刘邓大军南下解放大西南，后来就一直生活工作在湖北恩施的巴东。我出生长大在长江边的巴东，我很幸运生长于江河之间，得到长江、黄河两条母亲河的滋养。

长江、黄河是我的生命之根，也是我文学创作的艺术源泉。我早年的很多中短篇小说，如《撒忧的龙船河》《花树花树》《最后的土司》等，展现的也都是三峡一带的自然风景和人物命运。2005年底，我调到北京工作，担任《民族文学》主编，虽然远离家乡，但长江、黄河始终是我的根，我时常会利用各种机会回到母亲河体验、采风，近年来的散文作品如《致鱼山》《回鱼山》《叩神农》《巫山大雨时》《西陵峡口的江豚家族》等，都是我对黄河长江的致敬。

作家的创作都要始终贴近时代生活

记者：进入新时代，您还写了好几部长篇人物传记，长篇纪实，如《梦西厢——王实甫传》《美卿：一个中国女子的创业奇迹》《大对撞》（再版为《粲然》），还有儿童文学小说《北斗牵着我的手》等具有广泛影响力的作品，请谈谈您的文学创作转向的体验和感悟。

叶梅：其实，也谈不上创作的转向，对于作家来说，采用多种文体的写作，并非有意选择文体，而是所写题材和故事的需要。作家的创作

要始终贴近时代生活，才能写出生命持久的作品。丰富的时代生活拓宽了我的写作领域，让我的写作也随之破界跨圈。

我最早的创作是从剧本开始的，那时作为文工团的创作员，主要任务是为演出写剧本、歌词等，后来感觉有些故事更适合写小说，于是逐渐写了电视剧本、报告文学、散文，甚至评论和儿童文学。

记者：跨界科技领域题材的写作，作家必须要深入了解熟知那些陌生的专业知识，并将自己的情感融入其中，请您以《大对撞》为例，分享您是如何做到这些的？

叶梅：自从2015年参与中国作协与中国科学院、中国科协联合组织“创新报国七十年”科技文学写作，承担了“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建造始末及二期改造”这一项目以来，我便在不断想象正负电子对撞之后，那些粒子翻飞的情景，就如满天星光，一片粲然。那些初读极为晦涩，但渐渐有了形象和味道的物理专著，粒子、轻子、介子、中微子……它们化作一颗颗小星星，不时在我眼前飞舞。

有一个关于夸克的物理学名词，英文“charm quark”，由美国理论物理学家格拉肖提出，含有魔力和娇媚之意。精通英、德、法语，同时具有深厚汉语功底的中国著名物理学家、教育家王竹溪在翻译这个词时，从古老的《诗经》里找到灵感，“绸缪束楚，三星在户。今夕何夕，见此粲者。子兮子兮，如此粲者何！”（《诗经·唐风·绸缪》），于是他将“charm quark”译为“粲夸克”，既表达了原意，又与charm谐音。

“今夕何夕，见此粲者”，何等美妙之意境。我国最大的科学装置——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恰是撞出了这样的美妙粲然：正电子和负电子分别加速到接近光的速度之后，它们具有了极高的能量，在磁场的

约束下迎头对撞，根据爱因斯坦相对论的著名公式 $E=mc^2$ ，二者相遇的一刹那，会产生巨大而又猛烈的风驰电掣千钧之力，如电闪雷鸣，然后在那些像焰火一般散开的碎片中，科学家可能捕捉到未曾发现过的物质，也就是经过加速，能量的标度高于核能，会产生新的粒子。

人们对粒子的了解，其实是对自然的了解，是最根本的问题。正负电的粒子之间的相互作用，形成了原子分子以至世界万物；而正负两极的对偶结构，在中国古代哲学里称之为“阴阳”，国画大师吴作人就此画过一幅变形太极图《无尽无极》。他挥洒笔墨，心连天宇，两道反向交织又指向无边境界的力与光，浩浩渺渺，飘然而又无所不及。这幅画后来成为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的标识，同时成为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的标识。

春去秋来，我一次次走进北京玉泉路高能物理研究所的大门——那座全国一流物理学家汇集的科学殿堂，进行各种采访。高能所大门前的标识早已铭刻在心，还有那座迎面耸立，造型奇特的雕塑——“物之道”，来自著名物理学家李政道的创意，两级螺旋式钢管向着不同方向旋转，表明天地万物均系对立物的统一，也是对正负电子对撞的阐释。沿着宽大的楼梯，走进一间间科学家的办公室，狭小简洁，但却有着一种强大的气场。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BEPC）便在这大楼不远处，从地面上无法看清它的全貌，但如果从飞机上俯瞰京城西部，可见绿树掩映之中，有一只巨大的“羽毛球拍”，它便是由202米长的直线加速器、输运线、周长240米的圆型加速器（也称储存环）、高6米重500吨的北京谱仪和围绕储存环的同步辐射实验装置等几部分组成的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我国最大的科学装置。

几年间，我采访了近百位科学家，书稿前后修改了4次，最后由4位院士亲自审定。年过九旬的叶铭汉院士是钱三强的弟子、李政道的同学，他一字字地审读，校正专业性术语，他批阅过的那本书稿上贴满了字条。

《大对撞》（《粲然》）获得了全国科普作品金奖，评论家认为：“科学家与作家报效祖国的赤子情怀就这样发生了‘大对撞’，那结果，恰似正电子和负电子冲撞后的新粒子，是长江与黄河的融汇，让读者强烈地感受到一种壮阔恢宏的景观。”我要感谢那些默默奉献的科学家，是他们的科研成果和科学精神为文学写作开启了新的视野和境界。

用文学作品讲好中国的生态故事

记者：近年来，您还一直在积极进行生态文学创作，呼吁加强生态文学队伍建设，组织参与各地开展的生态文学创作采风活动，您为什么对生态文学创作如此关注？

叶梅：生态文学写作对于我，应该说是与生俱来的。我母亲是湖北人，我在长江三峡岸边出生长大，深深感受到高山大川之间，人们对大自然的膜拜。生活在那里的多民族认为万物都是有灵的，神灵无处不在。出生于长江边的伟大诗人屈原很早就有关于天地自然的追问。三峡文化是巫文化、楚文化和土家族、苗族等多民族文化的融合，深深融在我的血液里。无论走到哪儿，都会引发由此积淀的对自然山川的情感。尤其看到山被破坏水被污染的情景，就会特别心痛。

我父亲的家乡鱼山村在黄河边，我曾经多次回到父亲的村庄。听村里人说，我父亲年轻时参加抗战，在黄河里打日本鬼子的小军舰，那时候黄河水是波涛滚滚的。但后来我在父亲的村庄旁边居然看到了黄河断

流，我当时真有一种肝胆欲裂的感觉，我不由得想，这样下去，我们该怎么办？子孙后代又该怎么办？于是，我写出了一篇篇跟生态有关的散文，这种写作不用刻意，对于我而言，完全是有感而发。也可以说，这种内在的自然生态情结，是从年幼时，三峡的高山流水培育而成的。

面对严峻的生态环境现实，每个有良知的作家，都应该发声疾呼。那年到大兴安岭采风后，我写了一篇散文《根河之恋》，讲的是鄂温克人放下猎枪锯子变成护林员，守护世代居住的山林河流、野生动物的故事。这篇文章进入了2017年北京市高考作文选题，根河人在当地建了一片“根河之恋”纪念林，倡议所有来到大兴安岭的人栽下一棵树。这件事，让我和一些文学朋友感触颇深，让我们体会到了生态写作的意义。

2020年6月5日，在2020年“六五”环境日国家主场活动现场，当从生态环境部黄润秋部长手中接过了“特约观察员”聘书时，我感受到了肩上沉甸甸的责任和使命，同时意识到应该进一步审视自身、观察生态、认识自然，用文学作品讲好中国的生态故事。

记者：当下，“生态文学”越来越引起文学界和社会的广泛关注，并且在创作上呈现出火热态势，您创作并出版了一大批有分量有影响力的生态文学作品，散文《叩神农》还获得了“人民文学年度奖”。请您介绍一下，生态文学的创作与繁荣，对我国生态环境保护 and 生态文明建设起到了哪些积极影响？

叶梅：这些年来，我到过许多地方，切身感受到了我国生态环境不断向好的历史性变化，以及需要继续面对的生态矛盾和对未来的思考。在青海，我看到青海湖里游动的裸鲤，它们悲壮的生命演进和族群延续，“水一鱼一鸟”生态系统中的生命历程，让我写下了《鱼在高原》；福州

这座城市156条河流由臭水沟、垃圾沟变成美丽的风景，让我写下了《福道》；在宜昌，我看到久违的“江猪子”在清澈的江水里跃出水面，长江十年禁渔对生态的回馈，让我写下了《西陵峡口的江豚家族》等。

近年来，随着人们生态文明意识的不断增强，各地生态环境的治理改善，为生态文学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吸引越来越多的作家投入生态文学写作之中。事实上，已经有大量的生态文学佳作在不断出现。

生态环境部、中国作协于2023年5月联合印发了《关于促进新时代生态文学繁荣发展的意见》。《意见》从传播生态文明主流价值观、书写生态文明建设伟大实践、讲好生态环境保护感人故事、赞颂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美四个方面明确了新时代生态文学创作方向。从深化推广作品征集和作家采风活动、加强交流研讨和理论研究、探索建立生态文学创作基地、建立生态文学鼓励机制、促进生态文学作品创造性转化、拓展生态文学传播途径六个方面提出了发展新时代生态文学的具体举措。

中国散文学会近年成立了生态文学专委会，并建立多个生态散文创作基地，开展了“生态文学之夜”的电视对话等一系列活动。期待有更多作家响应时代的召唤，成为生态文明理念的积极传播者和践行者。

记者：生态文学创作，应该秉承什么样的理念和态度？

叶梅：在大自然面前，人类其实仍然是很无知的。人与动植物之间、人与自然之间、人与宇宙之间的关系，从宏观浩渺，到微观奥妙，都是非常复杂神奇、无穷无尽的，需要我们不断探索、感知和思考。作为一个生态文学写作者，我们不能把自己放到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位置，对大自然要始终保持谦卑敬畏的态度，秉承以真诚之心体察自然万物，尝试用一棵草一只鸟的目光和心情打量世界感知生命。

计划将来接连写成“三峡三部曲”

记者：宜昌作为长江文化的富集之地，在不断发掘丰富长江文化内涵，讲好新时代长江故事，擦亮长江文化新名片等方面，如何以文学的形态来艺术化地呈现和表达？

叶梅：长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如何赓续长江文脉，讲好新时代长江故事，我认为，作家不仅要关注个体的命运和情感，更要将个人的故事融入到长江文化的大背景中，既要让读者通过优秀的文学作品了解长江沿岸人民的生活和奋斗历程，更要让读者感受到长江文化的无穷魅力和磅礴力量。同时，还要深入挖掘屈原文化、昭君文化、三国文化等，并与长江文化深度融合，让峡江文化遗产绽放出时代的光亮。

记者：祝贺您以长江三峡为主题创作的长篇小说《神女》在《今古传奇》刊发。请您介绍一下这部长篇小说创作的背景。

叶梅：我写过很多反映长江、描绘峡江的作品，有中短篇小说、散文、报告文学，也有影视剧，但这些作品记录的都只是一个历史片断，一个生活截面。我希望通过长篇小说，多维度地展现长江三峡的历史风云、人物命运、时代变迁。

十几年前，我就开始构思关于三峡变迁的长篇小说，但一直在反复体验及阅读思考之中，几次动笔又都再次重新开始。三年前，我再一次进入这部命名为《神女》的长篇小说的写作，直到去年夏天完成了初稿，此后经过了三次重大修改，最终交稿。作家出版社的编辑们称：“小说《神女》叙写了1933年到1945年间长江中上游三峡两岸的历史风云和船帮故事，尤其聚焦巴山蜀水在抗战岁月中从底层百姓、船工纤夫到政治、

军事高层各种人物跌宕起伏的命运，写到了长江三峡抗战时期的大抢运、石牌大战、国宝护送等，惊心动魄，可歌可泣，凸显了民族血脉中剽悍勇武正义之气。神女不仅是小说中以凤娘为代表的勤劳善良能干正直的巴山女子们，更寓意着孕育深植民族精魂的长江母亲，小说整体巴蜀风情十足，好看好读，引人入胜，是纪念抗战胜利80周年的献礼之作。”

年初，《神女》已由《今古传奇》杂志刊登，并将由作家出版社近期出版，计划将来接连写成“三峡三部曲”，衷心希望能得到家乡人民的支持，得到家乡读者的认可和喜爱。

此外，我还创作了一部关于长江生态的长篇散文，也将由有关出版社出版。这些写作都来自我多年的生活积累，也来自我对那片土地的挚爱。以文学的方式参与长江大保护，是一个生长于长江三峡的作家不可推卸的责任。

（阮仲谋 三峡日报记者）

诗歌编辑沈毅和未央的诗

■ 刘益善

1973年10月我被分配到《湖北文艺》杂志当诗歌编辑时，编辑部十来个人，有七八个是从五七干校回来的，他们都是原《长江文艺》的老编辑。我知道，《长江文艺》是1949年6月创刊的老杂志，由中南局文联筹委会主办，办刊的编辑多是南下的一批文艺工作者，像李季、郭小川、于黑丁、李蕤、骆文、王淑云等等。《长江文艺》从创刊到1966年6月停刊前，发表了大量的好作品，发现和推出了一批在国内外有影响的作家和诗人。

我到编辑部时，《湖北文艺》只出版了3期，是1966年后湖北恢复的第一家文学期刊。为了与旧文艺划清界线，本应叫《长江文艺》的刊名改为《湖北文艺》，但办刊物的人基本还是原《长江文艺》的老班子。直到1978年6月，《湖北文艺》再恢复刊名为《长江文艺》。

我到编辑部后，与欣秋在诗歌组编诗歌，第二年又分配来一个李铁柱，诗歌组有三个人。欣秋是南下干部，原来是省戏剧协会的秘书长，

从干校回后来到编辑部当诗歌组长。

大约是1974年，从郧阳地区回来了原《长江文艺》的编辑沈毅李文夫妇，李文到小说组，沈毅到诗歌组。沈毅也是南下干部，是原《长江文艺》的诗歌组长。沈毅回来，诗歌组就有四个人了，组长已经让欣秋当了，沈毅只有当诗歌编辑了。沈毅在诗歌组和我一起共了两年事，1976年，领导就让沈毅到创作组当书记，管几个专业作家，后来又去跑《长江丛刊》的刊号，负责《长江丛刊》的创办，离开了《湖北文艺》诗歌组。两个老资格的编辑分开了，我们两个当编辑的也松了一口气，关系也好处理了。其实沈毅在诗歌组时，还是很维护欣秋的领导，但我看得出来，他们俩是有些不自然的。

沈毅是河南人，大军南下时，他作为青年学生随军到武汉，在武汉的中南文艺学院学习后，分配到《长江文艺》当诗歌编辑，后来当诗歌组长，自己也写点诗，是一个老资格的诗歌编辑。

我在《长江文艺》由诗歌编辑做起，一直做到社长主编，到2012年退休。2009年，为纪念《长江文艺》创刊60周年，我主编了一套纪念丛书，出版了《长江文艺志》《〈长江文艺〉60年诗歌选》《〈长江文艺〉60年散文选》《〈长江文艺〉60年中篇小说选》《〈长江文艺〉60年短篇小说选》。我把《长江文艺》60年的刊物翻看了一遍后，对这本杂志在当代文学史上的地位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对老一代编辑人的工作态度和作风越敬越敬佩，更加坚定了当好一个编辑的决心。

也是这次编选《〈长江文艺〉60年诗歌选》，我发现了一直以来误传的一件事，我产生了要把这件事弄清楚或找一个说法的愿望。这么多年过去了，我查到了一些资料，觉得是可以把这件事说明白的时候了，这件事对一个老牌杂志应该是重要的。

那时中南局管辖河南、湖南、湖北、广东、广西、江西、武汉、广州六省两市，《长江文艺》创刊后，是中南局六省两市的刊物，上面发表的主要是这些省市作家的作品。

湖南临澧人未央，本名章开明，1930年生，1949年8月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1950年10月随志愿军入朝参加抗美援朝战争，担任战地宣传和通讯工作。1952年因严重肺病和胃病回国休养。在朝鲜战场两年多的日子里，未央随部队昼伏夜行，雪地露宿，目睹了惨烈的牺牲，他的弟弟章开晦为救伤员遭敌机轰炸牺牲，年仅18岁。这一切，给22岁的未央留下了刻骨铭心的记忆和写诗的冲动。

从战场回国养病，过鸭绿江的时候，未央心情激动，像儿子回到娘的怀抱。有一首诗在他心里骚动着，他小心翼翼地把祖国我的亲娘的意象保存在心里，不断地酝酿不断地培育，等待着它一泻而出的时候。

未央回国后到了专门收治志愿军的吉林蛟河陆军医院，一边治疗肺病和胃病，一边发酵收藏在他心中的诗意。1953年2月的一天，已经发酵成功的诗句从他的心底像江水一样奔流而出：“车过鸭绿江，/好像飞一样。/祖国，我回来了，/祖国，我的亲娘！/我看见你正在/向你远离膝下的儿子招手。//车过鸭绿江，/好像飞一样；/但是还不够快呀！/我的车呀！/你为什么这么慢？一点也不懂得，/儿女的心肠！……”这首67行的抒情诗《祖国，我回来了》，未央一气呵成。这是未央写的第一首诗，也是他这个23岁的志愿军宣传员的处女作。一个年轻的志愿军写的第一首诗，当时投稿给谁呢？

沈毅的夫人，现年96岁的《长江文艺》老编辑李文在其回忆文章中說：沈毅选到了一篇来自抗美援朝志愿军的作品。看到这篇作品他很高兴，他说我们最可爱的人来稿了，因为那个时候我们都管志愿军叫最可

爱的人。后来他还把这首诗读给我们听，那首诗的名字叫《祖国，我回来了》。发表后简直轰动了，很受欢迎，《人民日报》还转载了。（《湖北当代文学口述史/李文/从革命青年到〈长江文艺〉编辑》，长江文艺出版社）

我还读到原长江文艺出版社总编田中生的一篇文章，文中说：沈毅作为资深编辑，早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初便能慧眼识青年人。1953年，他收到署名未央的共67行的长篇抒情诗《祖国，我回来了》，读完后，赞不绝口，立即在《长江文艺》当年2月号上发表了这篇写出志愿军战士为和平而战、为保卫祖国人民安好而战的共同心声的长诗，并引发了读者的热烈欢迎，《人民日报》还转载了。（《江南作家》）

田中全的文章是参考过李文的文章的。未央《祖国，我回来了》一诗发表在《长江文艺》好像是不争的事实。我到《长江文艺》当编辑后，老一代编辑说起《长江文艺》五十年代的影响，都要很骄傲地说到《长江文艺》发表的重要作品，如李準的《不能走那条路》，南丁的《检验工叶英》，吉学霈《一面小白旗的风波》，未央的《祖国，我回来了》，韦其麟的《白鸟衣》等等。我后来当社长主编时，说起《长江文艺》的历史，也都要说到这些作品。

2009年《长江文艺》60年刊庆，我主编《〈长江文艺〉60年诗歌选》时，找1953年的《长江文艺》合订本，发现这一年《长江文艺》1期到7期停刊，8期才恢复“复刊特大号”。我找复刊后的《长江文艺》，没有找到未央的《祖国，我回来了》这首诗，找到了未央的另外的一些诗。这就是说，未央的《祖国，我回来了》不是发表在《长江文艺》上。

关于《祖国，我回来了》这首诗与《长江文艺》关系，我无法找到两个当事人求证了，沈毅和未央两位我尊敬的先生已去了天国，愿他们安宁。

退休后这些年，我常写些有文史意义的考据文章，我找到了一些资料，关于《祖国，我回来了》一诗的发表，情况是不是这样的：

在中国当代期刊史上，《长江文艺》首创通讯员制度。1951年2月4日《人民日报》加编者按：“《长江文艺》开展通讯员工作的经验很好，希望全国各文艺刊物编辑部门都能够注意研究采用。”当天《人民日报》发表《〈长江文艺〉是怎样开展通讯员工作的？》文章，篇幅还不小。文章中说，“我们有步骤地发展了832个长江文艺通讯员，其中有工厂工人职员122人，农村和乡村干部110人，部队战士干部176人，各级干部73人，各地文工团员114人，学校师生107人，其他阶层30人。”

未央在1954年12月出版的诗集《祖国，我回来了》的后记中说：“今天能将这几首不成熟的诗汇集出版，首先要感谢《长江文艺》编辑部对我的帮助。自从我应征为长江文艺通讯员以来，《长江文艺》对我的帮助和鼓励是经常不断的。他们不倦地、经常地修改我的作品，并提出宝贵的意见，这些对我的进步都是很大的鼓舞力量。”

未央是《长江文艺》的通讯员，是部队176人之一。他在蛟河陆军医院写了《祖国，我回来了》后，当然应该将诗稿寄给《长江文艺》，像后来的各个刊物办刊授一样，刊授学员都交作业。《长江文艺》诗歌组长沈毅从来通讯员来稿中看到这首诗，高兴得读给编辑部的同志们听。（《湖北当代文学口述史/李文/从革命青年到〈长江文艺〉编辑》，长江文艺出版社）

如果不出问题，《长江文艺》肯定发表了《祖国，我回来了》这首诗。出了什么问题？我查到了原因。《长江文艺》1952年12号上，登载了一则《长江文艺》终刊启事说：为了适应国家文化建设的需要，贯彻全国文联调整地方文艺刊物的决定，及本会调整组织机构，《长江文艺》

自出版1952年12月号后即行终刊。

《长江文艺》因政策性原因终刊，但这么好的一首诗不能耽搁了。《长江文艺》诗歌编辑沈毅就把这首诗推荐给了《人民日报》，于是《人民日报》在1953年就发表了未央的《祖国，我回来了》这首诗。

沈毅是《长江文艺》老一代编辑中的优秀一员。根据李文的回忆文章记述，未央在蛟河陆军医院（根据未央的诗歌后面所记写作日期推算）于1953年10月后出院，他来到了武汉。沈毅亲自到火车站接他，把带到《长江文艺》编辑部住下来。沈毅与未央交谈甚欢。

这时中南作家协会改成中国作家协会武汉分会，《长江文艺》为中国作家协会武汉分会的机关刊物，联系作家和读者的范围仍为中南区为主，于1953年8月复刊。沈毅请未央再写一些抗美援朝的诗。未央就按照沈毅的要求，写了一组诗交给沈毅，沈毅把这组《志愿军战士的诗》发表在《长江文艺》1953年12期上。这三首诗是《枪给我吧》《斟满这杯酒》《我的良心》。1954年4期的《长江文艺》上，又发表了未央的《驰过燃烧的村庄》。据李文文章回忆，沈毅一口气读了《枪给我吧》一诗后，非常激动、赏识，在编辑部办公室朗读给大家听。

未央诗歌的代表作应该是《祖国，我回来了》《枪给我吧》《驰过燃烧的村庄》这三首，而且这三首诗也是抗美援朝诗歌中的代表作，我尚未发现抗美援朝诗歌有超过这几首诗的，就像没发现有散文超过魏巍的《谁是最可爱的人》一样。

未央谈了《祖国，我回来了》的素材发现经过，是在一次激烈的战斗后，未央去清理战场。他发现一名牺牲的战士，双脚朝上，头朝下，侧躺在山坡上，双目圆睁，两手紧紧握着钢枪。未央被眼前的情景震撼了，他便反复想象这个战士在想些什么，后来便写了《枪给我吧》这首

诗：“同志，/松一松手，/把枪给我吧……//红旗插上山顶啦，/阵地已经是我们的。/想起你和敌人搏斗的情景，/哪一个不说：/老张，你是英雄！/看你的四周/经略者的军队/被你最后一颗手榴弹/炸成了肉酱。//……松一松手，/同志/是同志在接你的枪！/枪给我吧，/让我冲向前，/完成你未尽的使命！”

另一首《驰过燃烧的村庄》，可说是一首微型叙事诗：“那天，/我去送一道紧急公文，/鞭着马，/驰过燃烧的村庄，//忽然，/一个被火烧着的孩子，/向我滚来。/马受了惊骇，/前蹄腾空而起。/是什么命令我，/跳下马，/用大衣裹住那团火。/我滚在雪地上，/像石礅滚下山坡。//我的孩子，/你的村庄/已被强盗们烧成灰烬，/你的爹娘，/再不能来听你的哭笑声。/我的马啊！/你疯狂地跑吧……//在地窖里，/我把烧伤的孩子和公文，/一块儿交给了首长。/首长的左手抱着孩子，/像抱着全人类的爱情和仇恨。/首长的右手签公文的收据，/签下了/我们千万战士誓灭强盗的决心。”

1954年12月，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未央的诗集《祖国，我回来了》，我收藏的一本是1956年2月的第三次印刷本，总印数一达28000册。1978年11月，湖北人民出版社又出版了同名增订本，第一版就印了50000册。

未央从部队转业后，因为他的诗歌影响，分配到了武汉，在中国作家协会武汉分会当专业作家，后来调回老家湖南，当过湖南省作家协会主席。他后来还写了许多诗，还写了一个电影《怒潮》，影响很大。

一个好的编辑对于一个好的作家的出现和成长，是不可或缺的。每一个优秀作家的成长，每一篇（部）优秀作品的出现，背后都有优秀编辑的服务，都有故事，写一写这些很有意思。

善的力量与美的呈现

——评万雁中短篇小说集《她在镜子里》

■ 刘保昌

表现生活的“横切面”曾经被视为短篇小说的独特文体特征与主要叙事功能。但既然是“小说”，就必然离不开完整的全息性的“叙事”。诚如美国学者华莱士·马丁在《当代叙事学》中所说，“‘叙事’首先不是一种主要包括长篇和短篇小说的文类概念，而是一种人类在时间中认识世界、社会 and 个人的基本方式。”万雁的短篇小说《黑色足球》在描述杯水风波的日常叙事中，寄予其对世界、社会 and 个人的理解和同情，交融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现代主义等多种叙事手法，成功营造出一片迷离惆怅、引人入胜的艺术胜境。

小说情节并不复杂。单亲妈妈白梅全心全意照顾即将参加高考的儿子晓宇，晓宇却意外地被足球击中下体。小说将中年女性白梅患得患失、临深履薄的心理刻画得栩栩如生。事出突然，她已无暇顾及身患肝硬化腹水的父亲；她在与校方的交涉中忍让至极，后来突然在学工处办公室爆发，“就像积水受浸的秧田，陡然被人扒开一个豁口，所有的水全朝一

个方向涌来。白梅情绪一时有些失控，从未一口气说这么多话，被口罩挡住的脸已然发红发烫”，“从学工处办公室走出，走出学校大门，白梅感觉身体生了一对翅膀，乘着三月温软春风，在碧空下呼啦啦飞翔，飞过白色高楼，飞过金色塔吊，飞过巨幅广告牌，飞过黑色柏油马路，飞到枝叶葳蕤的第三棵香樟树上，在树下侧方停车位上盘旋不止，树叶馨香入脾入肺，她缓缓收起翅膀，进入那辆‘移动的床’。小车如一叶轻舟，顷刻间汇进灯海车流”。

但肇事者无法找到，校方承诺积极配合治疗，医药保险也作出赔付，日子就这么提心吊胆地过下去，好在晓宇身体恢复得不错，并顺利地参加了高考。正所谓“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足球却从此成为白梅的“心病”，她害怕看到伤害过儿子的罪魁祸首——足球，长夜里噩梦不断，“白梅做了一个奇异的梦，梦见草坪是黑的，球网是黑的，足球是黑的，天空是白的，一个又一个黑色足球像冰雹一样，从白色天空不住地往下砸落，她牵着晓宇的手拼命向前奔跑，可不管跑到哪儿，都是一样的。这个梦反复出现多次，每次她都是从恐惧中惊醒”。梦中的黑色足球正可以视为来自不确定性领域的各种外来伤害，单亲妈妈显然无法防备也无力抵御。

直到晓宇上大学后，才对白梅讲出真相：他其实早就知道肇事者是谁。“他是我们隔壁班的，中午也在学校午休，他爸爸在他一岁时就和妈妈离婚了，后来妈妈也有了新家庭，他只能跟着年迈的奶奶生活。”白梅心中一涩，喉头有些发紧，好半天挤出一句：“那他向你道过歉没有呢？”“道歉是需要勇气的，他可能没有力量吧。”晓宇说，“我还有妈妈陪伴，而他连妈妈也没有。”心结一旦打开，黑色足球的梦魇便已不复存在。雨果（一说法国作家贝尔纳丹·德·圣皮埃尔）说过：“人世间最宝贵的是

善良，善良是历史中稀有的珍珠，善良的人几乎优于伟大的人。”善良的晓宇让妈妈深感欣慰和骄傲。

《黑色足球》聚焦中年离异女性的心态转变过程，新一代青年以善化解矛盾。此种“后喻”式成长足以打开白梅封闭的内心，与曾经对抗、疏远的世界握手言和，从此走向开阔的天地。

近年来，创作界涌现出一批书写温暖、歌颂善良的小说，如叶梅的《五月飞蛾》、晓苏的《麦芽糖》、王跃文的《漫水》、韩永明的《望烟》等，呈现出迥异于新写实小说、先锋派小说“表现人性之恶”的叙事风采，体现出回归本土道德传统的美学转向，也与1980年代以来的传统文化热互相呼应。善良的力量主要并不表现为外向的征服，而是植根于内心的生长。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现代化建设步伐的加快，在中西文化大碰撞的背景下，传统文化热持续不衰，“两个结合”的呼吁更是深得人心。这就说明，现代化建设的题中应有之义，是必须直面本土传统文化的现代性转化问题，传统中国的儒家伦理理应在现代化建设潮流中找到自己的合适位置。万雁的系列小说创作对此作出了自己的形象化、时代化的解答。

表面来看，万雁小说的主题多集中在恋爱、婚姻、家庭、学校教育层面，显得视野不够开阔。但作家聚焦于社会的最小单元，以此为纽带，投射出来的却是整个时代的风貌和精神。《冰化了是什么》中的艾春天最后终于打开心结，原谅了曾经出轨的前夫殷劲贤——冰化了就是春天，原谅他人其实就是放过自己，富含人生哲理；《风流云散》中的艾芳香独力资助孤儿考上大学，叙事背景却是机构改革、家庭形态剧变的时代洪流；《双生花》从养尊处优的“贵妇人”艾紫若的视角，对赛冰冰一掬同

情的泪水，背后却是阶层固化、底层已无法向上突破的残酷现实；《锦缎布缎不断》讴歌云晓月在男友田浩阳车祸后的不离不弃，在文本中却融入了城乡文化观念从冲突到和解的文化演进主题；《全家福》描写大姑被区别对待的“小故事”，寄托的却是对普遍无差别的“大爱”的呼吁。

对于小说艺术来说，题材无所谓大小，只有艺术水准的高低。万雁在她熟悉的生活领域中，撷取几片浪花，立志书写出大海般的风涛。其塑造典型、描摹世情的方法，不难见出《红楼梦》式的经典现实主义创作的影响，却又融汇中西文学传统，别开生面，体现出作家个性化的创造努力。

悲悯、同情、善良、温暖，这些曾经给予数千年中国人以“活下去”的信念力量，这些代代相传而又曾经被污名化为“虚伪”的传统文化价值符号，在万雁小说中逐一“去蔽”，得到重新发现和张扬。在生活场景和观念日益现代化、从而导致全球生活方式渐趋相似的当下，这首先是一种“内部发现”，即作家在现代化同一性的表象下，重新发现了文化传统影响的力量。正如约翰·奈斯比特所说：“在外部世界变得越来越相似的情况下，我们将愈加珍视从内部衍生出来的传统的东西。”同时，这种发现和张扬，更需要作家付出“艰苦的劳动”。亦如托马斯·艾略特所说：“传统是一个具有广阔意义的东西。传统并不能继承。假若你需要它，你必须通过艰苦劳动来获得它。”作家综合性的审美创造努力，于此得到充分的体现。

万雁中短篇小说集《她在镜子里》极具可读性，故事、细节、环境、人物、结构处理均较适宜，体现出一位成熟作家艺术把控能力的游刃有余。小说富含时尚因素，主人公的衣着打扮，美食品味，家庭陈设，消费环节，星座命理，植物名称，奢俭品牌，佩饰搭配，四季风景，车载

物品等等的铺陈，细致入微，生动逼真。这种细部书写的“及物性”，成功地营造出现实主义小说的审美艺术空间。

小说的叙述贴近都市生活，不避俗俚，时尚意味十足。如“男叹官司女叹情”，“癞头长毛奇了怪”，“自带听众气质”，“她的智商可能要充值了”“难度系数好比针挑土、水推沙”，“瘦得像杆，精得像猴”，“刚才还像自由市场，此刻却如大雄宝殿”。“爱上一个不可能的人，就像在机场等一艘船”。“抠得连公鸡都有意见了。”“豆腐都有脑，你没有！”“人性不可试，一试全剧终。”“在让她失望这件事情上，他几乎从未让她失望过。”这些具有鲜明时代性和潮流性的文句，读来令人忍俊不禁，大大增强了小说的阅读快感。

小说富含哲思性。如《双生花》写道：“生活。不管你的生活过得像新鲜诱人的水蜜桃，还是像蔫瘪不堪的老苦瓜。时间，从来都是最公平的使者，不会多给你一分，不会少给她一秒。每个人都生活在自己的生活里，每个人都生活在或美好或残酷的现实中。即便有些人有些事曾与你有过某种交集，也终会在时间的作用下慢慢归于疏淡，甚至陌生，却不至了无痕迹。可是，你不知道哪一天，会陡然出现一阵飓风，帮你拂去经年积尘，露出你曾好奇却无以得见的容貌。”这段关于生活的感喟，镶嵌在艾紫若与赛冰冰的“平行空间”的“交叉处”，天衣无缝，显得自然贴合，引人深思，而又具有推动小说情节走向的叙事学功能。

万雁小说语言轻俏华丽，风趣幽默。如《布局》描写女主人公夏萤的心理：“嘿嘿，网传的‘剧本’可不是这么写的啊。她想：这节奏是不是快了点？不是还要加QQ、传警官证、登陆公安部门网站看通缉令吗？总不能说是为了赶时间，就将这些‘前戏’全都给省略掉吧？难道认为我好骗不配享受‘全套服务’，只配安排简化版？但也不能主动要求‘加

戏’是吧？”类似的时尚性因素的装点、轻松搞笑的叙述、轻俏活泼的语言，有效地保证了小说的可读性。

从《双生花》书写阶层区分和底层艰难，从《布局》揭窳人性的幽微和深刻，从小说综合性兼取众流的艺术创造手法，不难想见万雁的小说创作尚有巨大的成长空间，我们无法预设其生长的可能性。鲁迅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事》一文中称赞陀思妥耶夫斯基“确凿是一个‘残酷的天才’，人的灵魂的伟大的审问者”，认为“他把小说中的男男女女，放在万难忍受的境遇里，来试炼他们，不但剥去了表面的洁白，拷问出藏在底下的罪恶，而且还要拷问出藏在那罪恶之下的真正的洁白来”。事实上揭示了文学创作中表现“洁白”与再现“罪恶”、书写“温暖”与揭示“寒凉”的辩证法。作家的创造雄心和大胆挑战皆可从中体现。直面表现现实生活的复杂性，俯首苍茫大地，探寻风尘扑面的凡俗生活的深层逻辑，仍然是作家艺术修炼的不二法门。

善的力量与美的呈现是万雁小说创作成功的关键。凭此艺术之“道”与“器”有机结合的“两翼”，扶摇直上九万里，她的小说创作有望跃升至新的境界。

乡村命运转折的宏大叙事

——董祖斌长篇小说《撒叶儿疍村庄》品读

■ 戴宇立

农村脱贫攻坚奔小康，是中国从20世纪80年代初期制定的奋斗目标，至今已走过四十余年的艰难历程，更收获了农村脱贫后翻天覆地的巨变。这段中国社会变迁的历史，确实值得中华民族铭记，更值得大书特书。

近期笔者有幸品读了湖北省恩施籍土家族作家董祖斌先生的长篇小说新作《撒叶儿疍村庄》，欣喜地看到中国西部农村改革40余年艰难奋进，终于脱贫奔小康的现实写真。小说阅毕，感慨颇深，特为《撒叶儿疍村庄》写下此读后感。

笔者感觉《撒叶儿疍村庄》的主要写作特色，可以概括为“宏大”二字，表现在如下三方面。一是主题的宏大。小说揭示了40余年来，我国西部贫困农村改革的艰辛，以及取得巨大成功的重大现实意义。二是故事建构的大格局。小说以百斗坪村四大家族在农村改革中的痛苦裂变为小说脉络，浓缩西部贫困乡村变革的艰难历程，构建故事大格局。三

是地域文化的悠远绵长。小说以“撒叶儿嗩”“哭嫁”等为代表的清江流域风情民俗，来凸显数千年土家族地域文化的深厚意蕴。下面从三方面来分别阐述。

一、主题写作：乡村变革的宏大叙事

习近平总书记倡导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可以用来解读《撒叶儿嗩村庄》的主题创作思想。因为中国农村实现脱贫奔小康的目标，在这部反映西部贫困农村社会变革的长篇小说中，得到了很好体现。农村脱贫的最终目标就是“共同富裕”。这也践行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

《撒叶儿嗩村庄》作为一部农村题材的长篇小说，从题材选择与主题开掘两方面值得很好地肯定：一是选择了反映中国西部农村脱贫致富、社会变迁的重大题材；二是小说主题反映时代变迁的重大现实意义。

首先，谈谈题材选择的重要意义。重大题材的选择，往往能使文学作品引起广泛的社会认同。《撒叶儿嗩村庄》以清江（古夷水）流域贫困农村变革为创作题材，将20世纪80年代至今，我国西部贫困农村的改革变迁，浓缩在百斗坪村——这是一个祖祖辈辈崇尚跳“撒叶儿嗩”的偏远贫困山村。小说展示了百斗坪村四十余年的时代变革，涉及了乡村变迁各个历史时期的诸多困惑及社会焦点问题，讴歌了中国西部贫困农村脱贫奔小康的社会巨变，也提升了小说的现实关注度和史料价值。

其二，谈谈主题写作与宏观叙事。《撒叶儿嗩村庄》由农村题材写作提升为主题写作，扩大了小说的社会影响力。也决定了《撒叶儿嗩村庄》作为小说叙事的宏大视野。

小说对百斗坪村历史变革的回顾，从1982年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政

策落实开始，揭开了百斗坪村社会变革的序幕。小说中分生产队保管室的故事情节，就是中国西部农村改革开放初期现状的真实写照。改革初期的百斗坪村。物质贫乏，交通闭塞，教育医疗资源稀缺，村民生活困顿，干群矛盾激烈。随着我国西部农村改革的深入，小说开始逐一展示百斗坪村的社会变革。“要想富，先修路”，修公路，成为百斗坪村改变贫困面貌的首选工程。随后，通电基础工程的建设，使先富起来的村民买了电视。现代文明的曙光终于照进了贫困落后的百斗坪村。种烟叶，给百斗坪村的贫困农户带来了致富的希望。

除了基础设施硬件的建设，村里还加大了精神文明建设，带来了村民精神世界的变革。违法做小火枪的龚铁匠洗手不干了，“法盲”廖杰杀人外逃后回来投案自首了，二混混龚道华开始干正经事了，马秀英南下打工回村捐资帮村里修公路了……百斗坪村民的精神面貌焕然一新。同时，村支部、村委会由年轻人接班了，昔日的贫困山村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变。这就是《撒叶儿嘴村庄》小说主题所赋予的时代感与现实意义。

但同时，西部农村变革也引发了诸多社会问题与生存困境。当农村通路、通电，百斗坪村民致富有望之时，外出南下打工挣钱成为村民的新潮流，而打工也引发了个别卖淫、抢劫等违法现象。“南下打工”也使百斗坪村的传统家庭受到剧烈的冲击，留守女人、留守老人及儿童，成为西部农村改革的严重社会问题。小说中龙、龚两家夫妻反目，就是无数农村留守家庭分崩离析的缩影。百斗坪村在外地煤矿打工而亡的村民及家人，也是西部贫困农村为追求早日致富，付出的血淋淋的代价！诸如上述的多种社会问题，给百斗坪村民也带来了相应的生存困境，这也是我国贫困农村改革及社会变迁必然经历的阵痛。

综上所述,《撒叶儿疍村庄》力图用一个乡村来浓缩中国西部贫困农村四十年的社会变迁,在小说的宏观叙事视野中,逐渐展现出乡村变革的崭新面貌,从而揭示出小说主题写作的重要意义。

二、乡村群像：砥砺前行命运转折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基本内涵是：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这个理论从宏观视角,适用于整个地球村的人类社会,追求国与国之间的和谐共荣,构建整个人类社会的大同理想世界。而一个贫困乡村在变革中砥砺前行,曾经贫困落后的乡村人人贫穷,脱贫后的乡村大家共同富裕。这应该是从微观视角,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最好阐释。《撒叶儿疍村庄》中的百斗坪村由贫致富的命运转折,也就具有这样的典型意义。

《撒叶儿疍村庄》是反映我国西部贫困农村变革的长篇小说,洋洋洒洒50万字,作为小说故事建构,确实有着相当的写作难度。但作者开启了独特的创作思路,具体体现在两个方面:

其一,主要用五大家族在农村改革中砥砺前行,来构建小说的脉络与故事情节。这使整个小说的叙事视野开阔,乡村社会面涉及广泛。

作为小说的整体构建,《撒叶儿疍村庄》以百斗坪村钟、郭、龙、明、龚五大家族为典型故事场景,塑造典型人物群像,用一个个山村人物与故事的叙事横断面,来推动小说情节发展。如村主任钟开山一家所体现的骨干带头作用,郭天波一家的横行霸道,龙大贵一家因贫穷衍生的灾难,明泽仁一家致力教育、龚铁匠一家走违法“发财梦”遭罪等故事,来搭建小说的叙事脉络。小说广泛涉及了贫困乡村的社会各阶层现状,浓缩了西部农村在变革中所经历的痛苦裂变以及重生之路。

其二，用典型人物群像塑造及其命运转折的叙写，揭示小说主题所要凸显的重大现实意义。

任何小说的创作都离不开人物，因为人物是小说创作的核心与灵魂。小说的中心任务就是通过塑造典型人物形象来反映社会生活。《撒叶儿嘴村庄》作为长篇小说，运用了典型人物群像塑造的手法，使小说宏观揭示了西部农村变革的时代主题与现实意义。

《撒叶儿嘴村庄》中主要塑造了百斗坪村的钟、郭、龙、明、龚五大家庭的典型人物群像。他们在乡村变革中，有着各自不同的困境与挣扎，人物命运的最终归宿也各有差异。这都对百斗坪村的变革产生了重要影响。

钟家是小说中着意刻画的正面典型群像。村支书、村主任钟开山，是百斗坪村的顶梁柱，带领村民在农村改革中摸爬滚打。他大儿子钟云，从一个贫困农村长大的懵懂少年，最终成长为县里自主创业的先进典型，并接过父亲的村主任重担，带领村民脱贫奔小康，成为百斗坪村新时代的领头人和顶梁柱。钟家二儿子钟宇，打小读书不上心，却迷上了“撒叶儿嘴”跳丧舞，还登上了中央电视台的青歌赛原生态表演舞台并获奖，最终成为百斗坪村新一代的“撒叶儿嘴”非遗文化传人。

郭家算是百斗坪的老“村霸”。郭家三个儿子在农村改革中的人生命运也如过山车。其父郭德发是村里老一辈村干部，郭天伟是郭家老三，长大后成为横行乡里、鱼肉百姓的“村霸”，无人敢惹。最后郭天伟死于村民愤怒反抗的乱棍之下，不得善终。大儿子郭天波，从最初屡屡袒护“村霸”三弟郭天伟，也曾试图维护杀人犯二弟郭天杰，到最后逐渐蜕变，成为帮助百斗坪村开发大峡谷旅游、助力村民致富的副县长。

龙家则是百斗坪村特困家庭的典型群像。家长龙大贵，除了干农活

一无所长。妻子重病因家贫不治身亡。成绩优秀的二儿子龙实，因缺钱只好辍学，外出打工挣钱，变成抢劫犯，刑满释放后，回到村里，继续进行诈骗活动。大儿子龙诚外出打工，自己家里的幼子却死于蛇毒；老婆出轨郭家男人，自己最终被郭家二儿子所杀。龙家人物命运的凄凄惨惨，也是西部贫困农村特困农户的典型缩影。

明家是百斗坪贡献教育、致力教育的案例。明泽仁作为民办教师，为提升百斗坪村的文化教育水平毕生贡献于三尺讲台，教书育人，直到生命最后时光，才实现了“民转公”的身份变化。身为教育工作者，也对子女有着较高的期待，故而后代多为考学出去、在外发展，实现乡村到城市的转移。自身也作为“乡贤”一样的身份，为村里的发展提供着文化的支撑与智力支持，可以说，明家是传统乡村治理模式中的重要基础，也是实现与时代同频的基础。

龚家的人物群像，则具有多面性与复杂性。龚爷爷是老铁匠，靠铁匠手艺养家糊口。但龚铁匠在农村改革大潮中抵不住金钱诱惑，干起制作“小火枪”的违法之事。在发财之余，龚铁匠也遭到恐吓，最终“金盆洗手”，回归平静生活。龚家二儿子龚道华，早先是个二混混，后来逐步转变为务正业的好村民。龚家大女儿龚道荣，嫁给龙诚却不守妇道，还致儿子被蛇所害身亡，最终离家出走。龚家的人物群像命运坎坷，则体现了农村改革的又一典型意义：只有走正路，才是农民致富的康庄大道。

综上所述，《撒叶儿嘴村庄》中的典型人物群像塑造，展示特定历史时期的农村社会变革，而变革中的人类命运息息相关，在改革大潮中同艰辛，共沉浮，最终百斗坪告别了祖辈的贫穷，迈进了现代文明的幸福康庄大道。小说塑造乡村典型人物群像的意义也正在于此。

三、“撒叶儿嗬”：地域文化悠远绵长的回味

在《撒叶儿嗬村庄》这部小说中，作者巧妙地赋予了“撒叶儿嗬”多重意蕴。“撒叶儿嗬”既是地域风情民俗的文化展示，也是小说故事情节推进的隐形线索之一，与小说中百斗坪村五大家族砥砺前行故事主线相互照应。这使得《撒叶儿嗬村庄》既呈现出一种熠熠生辉的地域文化魅力，同时也具有小说的双线立体构建模式，二者自然交融，从而使其有了更为丰富的叙事空间。

首先，来看看“撒叶儿嗬”与小说故事情节构建的融合。《撒叶儿嗬村庄》作为小说主要故事场景百斗坪村的地域风情，始终贯穿小说叙事的全过程。

小说以汪二哥主持郭家丧礼的“撒叶儿嗬”跳丧仪式开篇：百斗坪村的老一辈村干部郭德发突遭车祸身亡，村里传统艺人汪二哥主持丧礼仪式，安排跳“撒叶儿嗬”舞以示哀悼，场面热闹，“撒叶儿嗬”歌舞的热情奔放，土家族人的独特丧葬礼仪，在小说中得以尽情展示。小说也多次穿插了村民举办的“撒叶儿嗬”跳丧仪式，最终以汪二哥提一个要求——在世时请人为自己跳“活丧”而丧命收篇。而“撒叶儿嗬”作为鄂西南清江流域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终于登上了中央电视台的大舞台。这也深化了小说文题“撒叶儿嗬村庄”的现实意义。

《撒叶儿嗬村庄》在叙事中，还介绍了清江流域土家族“撒叶儿嗬”跳丧习俗的历史渊源。这不仅在《隋书·地理志》有记载，在史料《夔州图经》更记载为：“夷事道，蛮事鬼，初丧，鼙鼓以道哀，其歌必号，其众必跳，此乃盘瓠白虎之勇也。”将小说中百斗坪村的“撒叶儿嗬”跳丧习俗，升华到一种悠远绵长的地域历史文化，使贫困山村散发着独特

的地域文化风采。

其次，多种地域风情民俗文化与小说故事情节的交融。《撒叶儿疍村庄》将清江地域风俗“撒叶儿疍”跳丧习俗，串联其他风情民俗，与小说故事情节巧妙衔接，成为类似“撒叶儿疍”的隐性线索贯通小说。小说中穿插了不少鄂西南的风情民俗，如过年、婚嫁等。小说在第二章百斗坪村特困户龙家与龚家结亲，因两家都缺钱，就商量采取“交换亲”，双方互不要彩礼，但村里传统的婚俗如“送亲”“迎亲”，以及“哭嫁”“陪十姊妹”等，都在小说中得以充分叙写。通过这些极富地域风情的小小说故事脉络的串联，《撒叶儿疍村庄》的小说构建呈现出独具特色的深厚文化意蕴。

此外，小说中的百斗坪村以清江流域的恩施大峡谷为生态文化背景。小说结尾以大峡谷旅游开发的盛景，昭示了地域生态文化的无穷魅力。地域生态文化的独特景观及旅游盛况，构成了百斗坪村共同致富的美好愿景。小说中的“撒叶儿疍”“哭嫁”等这些悠远绵长的地域风情民俗，也是与百斗坪村由贫困走向共同富裕的坎坷之路紧密相连，成为小说不可或缺的文化内蕴，值得人们长久地品读与回味。

心中的那条河流

——读吴梅芳散文集《隽水叙事》

■ 丁光辉

词作家乔羽说过，每个人心中都有“一条大河”。作家吴梅芳心中的那条大河，就是隽水河。她的第三本散文集即将出版，以“隽水”命名，书名《隽水叙事》，并由著名作家刘醒龙为其作序。

隽水是一条河流，也是一个历史地名，其名字由来可追溯到西汉时期。按照五行说法，“隽”属木，引申指文辞含蓄，意味深长；“水”属水，引申为液体、河流。由此，“隽水”之名由“木”和“水”组成。木水组合，水生木，木旺，且英俊。按起名学说论，这种组合的人，心地善良，做事稳健，有智慧，依靠坚持和努力，必能成就一番事业。冥冥之中令我震惊的是，这一说法简直像是为梅芳画的像，尽管她本人未必是五行上的“木水”组合！

梅芳出生于上世纪六十年代末崇阳铜钟山下的一个农民家庭。铜钟山距隽水河四五公里，那时地理、生活条件都很艰苦，聪慧的梅芳自幼饱尝艰辛。初中毕业考上崇阳卫校，毕业后被分配到县医院，相继做护

士、病理技师和宣传工作。因爱好文学而坚持创作，与爱人、女儿合著出版散文集《年华似水心如雪》后，更是一发不可收拾。她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挑灯写作，作品常见于各级报刊。出版第二本散文集《春来春且去》后，被调入崇阳文联工作，历任文联副主席、主席。2021年，履新县政协副主席。自2010年起，她先后获得咸宁市百名优秀文艺人才、十大优秀青年作家、咸宁市政府香城泉都文学奖、湖北省文联系统中青年优秀文艺人才、“散文湖北”优秀作品奖等荣誉。

在老子哲学中，“上善若水”是高尚道德的象征，也是一种生活的智慧。梅芳心中的河，是崇阳人民的母亲河。这条河“不舍昼夜”地滋润着两岸大地和人民，仿佛母亲在不舍昼夜地叨唠着。她正是要为这条河流的懿德而书写，于是，她的“隽水叙事”，也正如隽水一样，母女情深般地叨唠着、倾诉着。

《隽水叙事》全书共六辑66篇文章，其中有62篇写的是崇阳内容。虽无专篇写隽水河，但文中却不经意地多次提到它。如《千年石枳堰》中写道：“如玉带舒展，悠长地流向隽水河”；《崇阳千年茶史》提到“隽水流域的崇阳、通城茶”；《今昔家乡路》描绘“隽水河旁的田园风光”；《千古仙村的蝶变》写茅井泉水在田园村舍流连后，“汇入隽水河”；《三源港的故事》从《双合莲》得知三源港“流入陆水河”；《婆婆的歌谣》唱道：“我的歌崽用船拖，一下拖到陆溪口”。陆水河是隽水河的下游，陆溪口是其注入长江的出口。通过这些篇章，隽水河两岸的风物人情、情感寄托便跃然纸上。正如诗人艾青所言：“最高的艺术品，永远是产生它的时代的情感、风尚、趣味等等之最忠实的记录。”当我们细读这些文章时，便能读到隽水河的影子，读到河岸的风物人情，读到江南“小天府”的那一抹乡愁。

我与梅芳结识始于2003年。那年崇阳县成立作家协会，会上向每位会员发放了《溪流》创刊号。创刊号刊登了她的散文和我的诗歌，她的散文正排在我的诗作前面。才女美文，印象深刻，从此我便关注其人其文。果然，后来时常在各级报刊上读到她的作品。

2011年，梅芳的第二本散文集《春来春且去》和我的第一本诗集《野栗子》同获咸宁市政府香城泉都文学奖。同年，她调入县文联任副主席，成了我的“顶头上司”，但对我非常尊敬和信任，这反而促使我必须做好作协工作。她担任文联副主席、主席直至2021年，我则担任作协主席至2022年。这期间，我见证了崇阳文学的发展，见证了县文联的兴旺，也见证了梅芳创作的丰采。

当年梅芳初到文联时，文联还挂靠在县文广局。她认为要打开工作局面，必须推动文联单列。于是便约我一道，借助曾为其散文集作序的省文联、省作协副主席梁必文（祖籍赤壁）的关系，邀请时任武汉市文联副主席、省作协副主席刘醒龙等文艺家来崇阳调研，促使县委县政府更加重视文艺事业。经一番努力，终促成文联独立设置。此后，梅芳的文联工作得心应手，其工作成效单就文学方面便可见一斑：十年间，先后有叶文福、陈建功、刘永泽、郑俊华等名家为《溪流》杂志题写刊名；2013年，中国作协副主席、中国现代文学馆馆长陈建功来崇阳调研后，撰写推介崇阳提琴戏的文章发表于《光明日报》；2014年，全市首个文学现场会在崇阳召开，集中展出本地作家近些年出版的30多部文学作品；《长江文艺》杂志社连续三年在崇阳举办改稿会；有10余人次先后获省、市级文学奖项；刘醒龙、梁必文、叶文福、柯于明、李专、郑因、梅赞等作家纷纷前来崇阳举办文学讲座；出版《崇阳文学四十年（1978—2018）》等文集7部；在2020年新冠疫情期间，梅芳主席与县作协倡议

崇阳作家居家“隔空创作”。她利用在县医院的人脉资源，收集抗疫素材提供给全县作者，并鼓励医护人员撰写亲身经历。县文联微信公众号密集推送抗疫作品达145期，中国诗歌网及省、市作协网站也发表了崇阳作者的抗疫散文、诗歌30多篇（首）。3月8日（解封次日），县文联、作协便组织作家采访云南援崇医疗队员及本地抗疫工作者，深入创作，迅速出版了一期《溪流》抗疫专刊，及时赠予云南医疗队员，受到广泛好评……文联人少事杂，梅芳为崇阳文艺付出的艰辛可想而知，其贡献有目共睹。

这些，都发生在隽水河畔，是隽水河畔滋长的文学艺术事业。如同梅芳的《隽水叙事》一样，它们不断丰富着隽水河的历史文化内涵。

其实，梅芳也曾专门写过隽水河。文章题为《隽水河畔》，还被用作散文集《春来春且去》中一辑的标题。文章开篇写道：“如一轴灵动的画卷，隽水河波光盈盈地自西悠然而来，静静地铺陈于天城脚下，然后依依不舍地蜿蜒东去……”洋洋洒洒地描绘了河畔的风、景、人、事，勾勒“杨柳岸，碧水长，月影淡，诗意浓”的隽永画卷。

纵观梅芳的文学生涯，我认为她是一位秉持初心、勤勉不懈的“歌手”。为时代而歌，为生活而歌，为崇阳而歌。其创作视野开阔，题材广泛，贴近自然，扎根生活；作品情感真挚，语言朴素平实，笔触细腻清丽，风格明朗典雅。她尤其善于发挥女性独有的禀赋，将人情练达融入文章。其文观察生活细致入微，常常映照社会变迁与个人成长，具有浓郁的地方风情。我想，这源于她如梅花般深深扎根于脚下坚实的土地，深深沐浴于隽水河的诗意滋养。故而文章芬芳馥郁，散发着“女性的光辉”。

最后，祝愿梅芳的文学创作如隽水东流、汇入江海，写出更多优秀作品！

去横立山看梨花

■ 活石

上山小公路已经全部硬化，去年刚铺的水泥。朋友老柯驾驶他那辆烧柴油的“悍马”，马力十足，一路颠簸到了山顶，很快进入瑞昌市横立山乡地盘。他告诉我们，这条新做的水泥路是枫林镇坳上村铺设的，以前开车进入横立山乡，要绕一大弯，起码多跑10余公里。

这条连接两省的惠民路在老柯的眼里看来，是一项民心工程。我们实地感受，确实很有必要。尽管与横立山乡毗邻的是坳上村的一个自然湾，属于高山组，人口并不多。

进入横立山乡辖区，就望见了路旁一块一块的梨园（原：“一块一块的”），那矮矮的梨树，老的枝干黧黑，嫩树深褐色或者绿褐色，都长出了嫩黄的叶子，一树树梨花迎风绽放。梨树或依山就势，或随路蜿蜒，花儿如同繁星点点，又似白雪皑皑，让人目不暇接，美不胜收。

梨树品种属于翠冠梨，果肉细嫩，入口即化，吃后不留渣，适合鲜食。就是这样一种优质水果，与其接壤的枫林镇却很少有种植。枫林镇坳上村等行政村传统上喜欢种植药材吴茱萸，与横立山乡人的种植形成

鲜明的对比。

我们之所以驱车赶到横立山乡，就是为了赏梨花。巧的是，那天正好是横立山乡第五届梨花节开幕式。

“悍马”抵达山坳开幕式现场不远处，我们发现小公路旁停满了赣G牌照的车。现场执勤的民警看见老柯驾驶的鄂B牌照的车，未加阻拦。我们到达开幕式的路边，只见斜坡上面彩旗飘扬、锣鼓喧天，沿路搭起简易的茅草棚，棚子里摆满了各种小摊，推销香椿等农产品。我们先下车，老柯让我们带好雨伞，抛出一句“梨花带雨，花儿更美”，便缓慢驾车继续往横立山乡方向前行，伺机调头。

我们沿着小路往上行走，路边的竹篱内，全是一人多高的梨树，洁白的梨花迎风怒放。

刚刚走到铺着红毯的开幕式现场，天空稀疏地落起了雨和雪籽。起初，那细细的雪籽随着寒风簌簌而下，宛如一群调皮的小精灵，在空中肆意地飘落，落在洁白的梨花丛中。我们不得不撑起雨伞，一边打伞，一边拍照。再往上走，发现枯黄的芭茅草丛里还有积雪，高山里果然温度更低。

站在梨花园中，风裹着寒意，直往脖子里钻。可眼前的梨花实在太美了，让人顾不上那彻骨的冷。梨花在雨水的亲吻下，更增添了几分楚楚动人。每一朵梨花都似一位弱不禁风的佳人，在寒风中微微颤抖。雪籽堆积在花蕊间，与嫩黄的花蕊相映成趣，如同精致的玉雕。风一阵阵地吹，树枝轻轻摇晃，雪籽簌簌滚落，连同那被打落的几瓣梨花，飘飘洒洒地落下，在地上铺就一层薄薄的花毯。

穿梭在梨树间，我伸手接住几颗雪籽，凉意瞬间传遍指尖。抬头望向满树梨花，那朦胧的白在雪籽的笼罩下，仿佛蒙上了一层轻柔的面纱。

我深吸一口气，想起老柯说的“梨花带雨”，忽然发现，这漫山遍野的梨花，不就是一群花仙子吗？雨雾中的梨花林，仿佛置身于一个与世隔绝的仙境，景在身边，人在画中，令人流连忘返。

大家顾不上打伞，纷纷站在篱笆边，与整片梨花合影。拍了一会儿照，山上的风更大了，雪籽时停时下，一阵一阵的，有点刺骨。同行的一位文友上山时衣服穿少了，他只穿一条单裤，为了抗寒，不停地跺脚。见状，我与老柯联系，他说：“我的车暂时过不来了，交通管制，不允许车子调头，他在想办法，估计需要绕一大圈，绕到坳上村，再开上来。”

拍了一些照片，我们决定原路返回，去村里的临时停车场等老柯的车。

走到村子路边的一栋平房前，我看见有几个游客站在屋檐下，避风避雨。我们也凑拢去，站了一会儿，我又打电话给老柯，他告诉我，还需要十几分钟，才能到村子。

挂了电话，我小心翼翼地走进半敞开的堂屋大门，发现这只是一套三居室的小平房，左头是厨房，右边是卧房，“堂屋”成了一间客厅，一张大八仙桌占了大部分的有限空间。从简陋房间来看，房间主人应该不算很富裕。进了厨房，我看见一位五六十岁的大嫂正在烧火做饭，除了靠窗的土灶外，中间摆了一个足有一平方米的大铁炉，铁炉烧柴火，做了一个铁皮烟囱伸到窗外。铁炉中间是一只大鼎罐，炖了一只老母鸡，旁边炉面上，放着几只小砂罐，砂罐里炖的也是香喷喷的汤，有兔子肉、羊肉。有了那只大铁炉，厨房里暖烘烘的。我走拢去，轻声地问：“大嫂，天气好冷，我们在这烤一会儿火行吗？”大嫂望了一眼我，笑容可掬地点点头。说话间，同行的三位文友也跟着来到厨房。

大家被这暖融融的厨房吸引住了。灶台上放着香气四溢的电饭煲和

高压锅，上面挂着十几块腊肉。看见厨房炖了这么多汤，我以为她是开农家乐餐馆的，便随口问：“大嫂，今天梨花节开幕式，是准备卖给游客的吗？”谁知大嫂闻言，摇摇头说：“这不是餐馆，我做给枫林客人吃的。”

说话间，大嫂瞅见《楚天都市报》副刊老师张艳又冷又饿的样子，拿了唯一一个火炉上烤熟的红薯，热情地递给她。张艳道一声谢谢，接过热腾腾的红薯，一边剥皮，一边大快朵颐起来。

几人烤了一会儿火，发现厨房除了大嫂忙碌外，她的爱人也在忙前忙后，看见我们，依然是笑容满面，好像我们就是他家客人一样。我心想，多么朴实的村民，多么好的一对夫妻，他们就像横立山的梨花，洁白如玉，高洁不染尘埃。横立山的梨花之所以那么美，就是因为有了这样的淳朴的农民。

遐思中，老柯的电话打来了，说他的车子已停在村子的临时停车场。

我们于是客气地向大嫂道别，感谢她留给我们美好的回忆。走出堂屋，看见老柯竟然站在门口，我们喜出望外，不知不觉走到一块儿了。

我说：“走，去吃饭！”

“还去哪里？就是这里！”老柯掷地有声。

他的话，顿时让我们都感到很惊讶，怎么这样巧呢？

原来，这位大嫂就是老柯的亲二嫂。他们家一分为二，老柯的大姐和二哥，房子建在横立山乡，现在成了江西老表。

去横立山看梨花，让我知道有一种温暖，叫淳朴。

最后的刺槐

■ 卢肖鹏

消毒水的气味在走廊地面洒开灰白色的云。61号床的骂声像把钝剪刀，每天准时剪开黄昏的暮色。我推着送药车经过时，总会瞥见她的丈夫老陈——一个五金厂的质检员——蜷缩在陪护椅上。那身洗得发白的工作服总被他穿得一丝不苟，深蓝色布料像一层抵御命运的最后盔甲。

他的帆布工具包常年塞在床底，半截游标卡尺探出头来。有次我见他的那卡尺，小心翼翼地量着止痛片的厚度，金属冷光掠过他开裂的指甲缝——再精密的刻度，也量不出他妻子还能咽下多少次日升月落。

“说过多少次排骨要炖烂！”不锈钢饭盒砸在床头柜上发出闷响。女人枯瘦的手背青筋虬结，留置针管下的血管仿佛下一秒就要爆裂。老陈削苹果的动作永远保持匀速，一圈圈果皮打着卷儿坠入垃圾桶，像条褪下的蛇蜕。

我递体温计时触到她指尖的凉意，刺骨的寒意让我忽然想起上周巡房看见的景象：凌晨三点的应急灯光里，那个总挨骂的男人正用棉签蘸水，极其轻柔地湿润她干裂的嘴唇，那动作，轻得像触碰露水里颤抖的

蛛网。

每次听到她的叫骂，我就想，她真像一株刺槐啊。后巷就有一棵。深秋时节，枝干嶙峋枯槁，梢头却攒着米粒大小的花苞，倔强又脆弱。

扫地的阿姨说，这树得了病，季节乱了，怕是等不到春天就要被砍掉。这让我想起女人尖利的威胁：“不把老娘伺候好了，存折密码我带到棺材里也不会说！”可她大概忘了，去年冬天推进手术室时，在麻药生效前那一刻，她颤抖的气息裹在氧气面罩里，像蒙着层毛玻璃，早已吐出了那个秘密：“柜子……第三件毛衣口袋……密码……是闺女生日……”

从那天起，那本泛黄的存折就静静躺在了老陈工具箱的夹层里，和生锈的钳子紧挨着。存折背面，圆珠笔清晰地写着女儿二十三年前出生的日期。如今，存折内页已经贴着五张缴费单，边缘磨得发毛起卷，仿佛摩挲久了，就能让那些数字重新长回来。

对这个家庭来说，爱需要用尖锐的谎言来包裹，关怀必须伪装成倔强的对抗。生存，成了一种在螺蛳壳里精雕细刻的道场。

女儿陈月辞职那天，穿着件鹅黄色毛衣撞进病房，怀里抱着个透明收纳箱。箱里装满用彩色橡皮泥捏的小动物：长着三只耳朵的兔子，没有尾巴的松鼠——都是她教的自闭症孩子们的创作。箱底有个黏土向日葵，底座刻着歪扭的“陈老师”，花瓣是用五彩的止咳糖纸精心折成的。

“教傻子能有什么出息！”女人把收纳箱猛地一推，哐当一声，箱盖摔开，几颗碎落的橡皮泥星星粘在了床单上。箱子翻转过来，露出了孩子们用荧光笔涂抹的歪歪扭扭字迹：“陈妈妈也是妈妈”。女人喉咙里滚过一声呜咽，像被粗糙的砂纸打磨过的叹息。

我弯腰去捡拾散落的小动物时，目光捕捉到她的拇指正无意识地、一遍遍摩挲着向日葵花盘上那个特意按压出的凹陷——那是陈月教孩子

们感知圆形时做的触觉标记。她似乎全然忘记了，自己当初是怎样殷切地鼓励女儿，要把无限的爱与耐心带给那些“来自星星的孩子”。

三年前的一个春夜，月光漫过老房子的防盗窗格。那时的女人还没生病，她把女儿面试要穿的白衬衫熨了又熨，蒸汽氤氲着她眼角的细纹：“特殊孩子啊，就像晚开的花，你得学我当年喂你喝米汤那股子韧劲儿。”她食指在茶几上画着圈示范，“教他们握勺子，动作得比云还轻，笑容嘛，要比蜜糖还甜。”

“她呀，是把所有的温柔都提前用完了。”陈月常常这样对我讲。在医院，她没太多事可做，总爱找我聊天，像打开珍贵的琥珀，自信慷慨地向我展示那些闪烁着过往温柔的碎片，也让我得以窥见病刺槐深藏的清甜与芬芳。

此刻，月光依旧温柔地流淌，洒在那些形态各异的小动物上，给褪色的橡皮泥镀了一层朦胧的银边。凌晨查房时，我看见女人正轻轻抚摸着向日葵那片片糖纸花瓣。床头柜上的手机屏幕亮着，停留在一条新闻标题上：“特教老师陈月创新粘土疗法获省级表彰”。

新药广告单在病房里传阅，纸张簌簌作响，像一群挣扎着想要飞起的白蝶。医药代表铮亮的皮鞋敲击地面，发出规律的哒哒声，与隔壁床化疗泵单调的滴答形成二重奏。他西装内袋露出的车钥匙在宣传单上投下长长的阴影：“买八赠八，到手相当于五折！”

开水房里挤满了人，化疗后颤抖的手费力地按着计算器按键，噼啪声混杂着走廊里《大悲咒》《福音书》等五花八门的诵经声。买八赠八的促销方案对这座五线小城的病患家庭来说太过奢侈，加之未知的疗效，都在盘算先少买点试试。可最终，那份报价单还是像沉入海底的锚，无人接住。

受陈月之托，我在一个病友互助群里帮她发消息拼单。蓝色的对话框悬在群聊黑暗的界面上，像一个孤零零沉入深海的救生圈。有个肝癌晚期的男人私信问我能不能帮他拼单，我立刻回复：“明天我们当面聊聊？”可第二天一早，只看到他留在对话框里的那行字：“不用了，打扰了，对不起。”我向值班护士询问他的房号，得到的消息是：家人一早给他办了出院，回家了。

我想起药厂常招募试药志愿者，便试着把女人的情况告诉那代表。对方委婉地回绝：“病程确实太晚了，不符合志愿者入组条件。”不过最后又加了一句，“如果有赠药活动，我会帮你留意。”

药厂送来临期赠药那天，窗外飘起了雪。女人蜷在被子里，小心翼翼地点数着药盒，睫毛上还沾着未化的细小雪粒：“省着点用，够半个月呢。”一旁的老陈突然爆发出一阵剧烈的咳嗽，逃似的冲进了安全通道。我走近时，听见里面打火机“咔嗒”点燃的声音，混杂着压抑的低泣：“有效…就得每月六千…”他那深蓝色工作服口袋里，露出一角被揉得皱巴巴的工资条，加班费那一栏，密密麻麻的红勾爬满了纸边。

我知道，此刻这个男人内心充斥着怎样撕裂的矛盾：他多么希望这药能带来奇迹，药到病除；可内心深处，又何尝不更害怕这药真的有效。毕竟，相比于被残酷的现实亲手掐灭点燃的希望之火，从一开始就不曾点燃它，或许反倒让人感觉轻松一些。

那晚女人难得地安静。她凝望着窗外纷飞的雪花，忽然低语：“结婚那天也下大雪，他骑车来接亲，摔沟里了还死死护着那个搪瓷暖壶……”她浑浊的眼珠里漾开一丝久违的柔和，“壶里装着红糖水……白粽子蘸红糖，新媳妇进门，说要甜一辈子的……”老陈在陪护床上翻了个身，塑料床垫尖锐的吱呀声，悄然淹没了她话语的尾音。

出院前的最后一周，她的视力急速衰退，几近失明，寂静带来的恐惧也愈发噬骨。以往因为有陈月热络地招呼大家、倒茶水、削水果，61号床周遭总是聚集着病友，算是一处小小据点。眼看她脾气愈发乖戾暴躁，形容也日渐枯槁失去生气，病友们便渐渐不再围拢过来。

完全陷入黑暗那天，她罕见地用近乎哀求的语调对女儿说：“月啊……能不能跟她们说说……还到我这儿来打麻将？妈看不见了，也起不来了……听听声儿也好……”

当天下午，四个病友便在她床边支起了那张熟悉的折叠桌。麻将牌清脆的碰撞声里，她凹陷惨白的脸颊竟泛起一层奇异的、近乎透明的光泽。“八万！”“碰！”……女人浑浊失焦的眼珠会随着声源方向缓缓转动，如同初降人世的盲童，在用听觉笨拙而贪婪地触摸着这个世界。

热心的王婶每次出牌都故意捏着嗓子，字正腔圆地念出牌名：“小芳妈！您打的是……七条，对吧？”女人喉咙里便滚出一连串含糊的笑声，像一架年久失修的风箱，断断续续地拉着那首叫《甜蜜蜜》的老调。

女儿陈月削好的苹果在瓷盘里悄悄氧化，泛着黯淡的琥珀色。甜腻的果腥气混着止痛透皮贴散发的凉丝丝薄荷味，在暖气片上默默发酵。后来有一天，陈月把黏土又带到了病房，教女人们捏康乃馨——“母亲之花”。女人摸索着，笨拙地捏出个不成形状的圆球，突然扬手砸向墙壁，声音又恢复了一贯的尖利：“丑死了！别弄了！”夜深人静时，我却看见老陈蹲在昏暗的走廊应急灯下，像个修复文物的大师，就着微光修补那个摔得裂开的泥团。赭红色的黏土渗进他粗粝的指缝，那模样，带着一种刻骨的珍视。

几天后，我找到老陈，提醒他新药已经用完，继续住院意义不大。他点点头，沉默了片刻，转身对女人说，他打听来一个乡下老中医的偏

方，是种特制的米糊。神奇地吃了几天后，女人感觉疼痛轻多了。“回家养养吧。”她听从了他的建议，办理了出院。我心里存着巨大疑惑，知道世上没有那样的神药，可作为一名护士，我终究无权干涉一个家庭基于爱的选择。

出院那天，女人执拗地张开双臂，语气是住院以来我从未听过的绵软：“抱我。”老陈俯身，她双臂铁箍般紧锁住他厚实的后背，嶙峋的膝盖用力地抵在他腰间。那一刻，她不再是浑身尖刺的刺槐，更像只拼命攀附住唯一依靠的年幼树袋熊。电梯下沉带来的失重感中，她突然摸索着伸手，轻轻碰了碰老陈鬓角那些刺目的白发。那动作温柔得不可思议，让电梯里推着医疗器械的工人都不由得屏住了呼吸。

空荡荡的轮椅留在病房角落，一只轱辘上还缠着根长长的、不知何时沾上的白发。我去换床铺时，发现枕头底下压着张小小的字条，是用断掉的半截眉笔写的，字迹晕染开来：“柜子第三件毛衣口袋。存折密码是闺女生日。月月回学校，别耽误孩子。”粘在床头心电监测仪电极片上的一片枯萎刺槐叶，随着清理的动作飘落下来。大概是老陈每天去取米糊时，悄悄从院后那棵树上摘下，又无意间沾上的吧。

除夕夜。窗外，烟花密集地炸开，光焰流转，灿烂得仿佛倒悬的星河，又似倾泻而下的花海。这瞬间的盛放与喧嚣，却让我猝不及防地想起了那株深秋的刺槐。想到老陈在女人最后那几天端来的保温壶，说是托人从乡下寻的特制米糊“偏方”。我点开通讯录，拨通了那个存了半年的号码。理智告诉我没有奇迹，没有神药，可心底最深处，却荒诞地存着一丝侥幸：万一呢？万一是我错怪了老陈？万一那米糊真有什么玄机？

听筒里传来的声音被震耳欲聋的爆竹声包裹着，却透着一股难以言喻的平静：“谢谢你。她已经……回老家了。”

我心头猛地一悸，随即明白了他话语中那个“回老家”的最终含义。

老陈的声音很轻，在鞭炮的间隙传来：“那阵子……她吞止痛药太困难了。”他顿了顿，“我就把药片，用卡尺……量好份量……再用工具碾成粉，一点一点分好几次……掺进米糊里喂她的……”

我的心像被什么东西攥紧了。专业训练告诉我，缓释类止痛药是不能擅自磨碎的，瞬时大量释放的药力会迅速冲击身体，极其危险。但老陈……他用最笨拙也最精细的方式，一天多次、每次少量地喂她，竟在无意间模拟出了缓释的效果……用他质检员特有的那份刻进骨子里的精确。

“她那时候……总嫌米糊太甜，”老陈的声音里终于带上了一点哽咽后的松动，“可我看见她……眼尾的笑纹……像装着这三十年来……晒过的月亮……”

壶底沉淀着的未化开的白色止痛药粉末……哪里是糖霜？分明是撒在滚烫生离死别这条银河里，冰冷又无奈的星砂。

我又问起陈月。老陈说，校长很好，女儿回学校上班了。“孩子们……高兴得很。给她折了新的大向日葵……还有千纸鹤……带回来了一些……”

放下电话，我翻开做病房义工时记下点滴的那本日记本。夹页间那朵早已干枯压平的刺槐花标本无声飘落。轻薄的花瓣在残留的消毒水渍上舒展开蜷缩的身躯。朦胧中，仿佛看到某个永不落幕的黄昏里，那个浑身尖刺的女人，在连串的骂声背后，悄悄地、笨拙地、藏起了她所剩无几的温柔。

窗外鞭炮依旧轰鸣，宣告着辞旧迎新。生活，一如既往地向前流淌，沉静，也奔腾。带着无法言说的伤痛，也带着生生不息的微光。

穿越时光的长廊

■ 程迦南

要说起我对文学的喜欢，可能是来自少年的情思。

我在鄂西北一个农场机关大院长大，母亲是里面的临时工。母亲原是理发店里的学徒，身体不好，我一出生她就放弃了理发的工作，专门照料我。父亲来自农村，因为年轻时的一场大病脚有些跛，就在机关大院门外不远处支了个鞋摊，自学了修鞋、开锁的手艺。这样的收入是极不稳定的——天气好人多的时候一天能有几十块，可到刮风下雨的时候不仅收不到一分钱，常常还要挨一天冻。

我四岁前就住在那个农场大院的一排红瓦房里，我们的红瓦房不远处耸立着几栋好看的楼房。楼房是上世纪建的，表面用那种极细碎的碎石抹了面，密密的，看起来是灰色但在阳光的照射下有些泛绿。伸手摸上去凹凸不平，来回摩挲时，手掌像是有无数冰凉的小点从掌中划过，不扎手，很舒服。我常常将手放上去，仿佛触摸到了另一个世界。到现

在我看到电视剧中那些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老楼房还是会忍不住多瞅两眼，心里有种说不出的亲切感。

楼房最顶上有半米高的凸出，还贴了一圈红瓷砖，非常显眼。我特别喜欢盯着这些楼房看，当然我更喜欢的是楼前的那几块草坪。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有戴着草帽的大爷来修剪，“嘟嘟嘟”的打草机来回剃着小腿高的青草，蚂蚱、蝴蝶还有一些其他的小虫便在碎草堆里惊得飞来飞去。打碎的青草有股腥腥的、很刺鼻的气味，不过多待一会儿倒也能适应。草坪的边缘长着几大丛花，牵牛花、太阳花等有十几种，天一暖便五彩斑斓，引来许多蜜蜂。我最喜欢里面一种像喇叭一样的红花，比紫色的牵牛花要小一些。这种小花摘下后掐掉花蒂，或舔一舔、或用力吸一口，可品尝到一丝甜蜜。这个爱好一直持续到那次我掐掉花尾正想吮吸一口时，突然看见里面爬出了三只蚂蚁，从此我便再也不吃这些花了。

有一次我看见一只肚子特别大的蜜蜂，嗡嗡地从我面前飞过，它足足比其他蜜蜂大了一圈，颜色也要亮一些。在我眼里那只蜂就像从动画片里飞出来的一样，我顿时顾不上大人的反复告诫，一下扑了上去，伸手就抓。还来不及感受手中的柔软，一阵冰凉就率先传到手上，随即而来的是火辣辣的刺痛，我“哇”的一下就哭了。母亲快步从一旁走来，一边轻轻拿起我的小手，一边笑着和旁边戴着草帽、正修剪花圃的大爷打趣我：“淘气蛋，下回还抓不抓蜜蜂了？”大爷直起腰来哈哈大笑，我好像知道是自己错了便不再出声，但还是控制不住身体一抽一抽的，于是眼泪和鼻涕还是不停地流了出来。

中原地区夏季的雨有时也会下得长而持久。有一天中午我正在床上睡觉，姐姐突然冲进来要抱我出去。姐姐大我八岁，小时候是个男孩子

性格，十分要强。她有些慌张地一把将我抱住，我挣扎了几下便老实地伏在她的肩头。她带着我穿堂而过，向下着雨的门外疾步走去。经过客厅时，悬在正中央的大吊扇“吡吡”闪过几道电弧。姐姐把我放在屋檐下那张来不及扔掉的破凉席上，雨水浸过凉席，在席面上形成几处水洼。我光着的小脚一触碰到那片湿冷便猛地缩了回来，双手紧紧环住她的脖子不敢下地。母亲从屋里走来，一把将我接了过去，我就四脚朝天舒服地躺在她的怀里。父亲有些无奈的声音传来：“不知道哪短路了，在外面先待一会儿吧。”姐姐“咯咯”的笑声传来，我转过头才看见她正光着脚，凉鞋脱在一边，欢快地用脚踩着水，就像她曾多次带着我和一群伙伴跳进院里的喷泉池一样。我极不安分地下到地上，拉着她的手一下一下踏着水。水被我踩得老高，溅湿了父亲的裤子，他也不恼，笑望着我。他的笑很特别，脸部的肌肉开始隆起，把他大大的眼睛挤成两条长长的缝，嘴大大地咧开，露出一口不太整齐但还算干净的牙齿。他索性脱掉皮鞋，卷起裤腿和我一同站在凉席上踩水。母亲最后拗不过，也被他拉到了凉席上。于是父亲拉着母亲，我拉着母亲和姐姐，四个人手拉手站成一排在屋檐下踩着水，一同发出咯咯的笑声。雨还没有停下，落在屋顶上发出脆脆的“哒哒”声，顺着波浪形的红瓦汇聚成一道道水流，从屋檐上缓缓流下，像十几道缀满珠子的长绳悬在我们面前，形成一片珠帘，十分好看。透过珠帘，天泛着偏橘的黄色，暖黄的光，清脆的雨，欢笑的人儿像一幅老照片定格在我记忆的深处。

我想可能在这种从小和自然的朝夕相处中，我早早便诞生出各种各样的情思。我会因为一朵美丽的、不知名的小花，骑上我的四轮小车，花上十几分钟给它送上一杯水；我会坐在黄昏的门口，一边喝着玉米粥

一面望着天空南归的雁群失神；我会捉一只蚂蚱或几只小虫把玩在手上，待它们挣扎一会儿再放走，看它们欢快地摇着翅膀，晃着脑袋；我喜欢在夏夜和父亲躺在凉椅上，望着满天的繁星和狡黠的月盘，听他讲着稀奇古怪的故事。几只萤火虫从眼前飞过，我“呼”地一把抓住，看它在我掌心扑腾几下又缓缓飞去。

我小时候看的书大都是父亲买的，他出摊回来总会给我带一些好东西，有时是一个苹果或是一根香蕉，有时是我念叨已久的坦克小车，但我更喜欢他带书给我。记得一次中午他带回来一本脑筋急转弯，只一眼我便深深地被吸引住了。

我迫不及待地翻开第一页，在餐桌前像老师一样提问：“谁知道一个盒子有几个面？”

母亲眼角带着笑意帮腔道：“谁来回答下我们小老师的问题啊？”

姐姐率先脱口而出：“六个！我们早学过了！”

“不对，是两个，里面和外面。”我得意地宣布答案。

姐姐听了几个问题觉得没意思便走开了，父亲本打算起身，我却怎么都不答应，硬是拉着他把所有的问题都弄个明白才放他去睡觉。书中每一个问题他都跟我一起绞尽脑汁，要是灵光一现被我们猜出来了，我俩一定会相视一眼哈哈大笑。可是有一个问题他始终没有笑。

“从来没见过面的爷爷是谁？”

父亲突然不说话了，我也回答不上。我从小就有个爷爷，但那时的我怎么可能知道父亲也从没见过自己的亲生父亲——他还在我奶奶肚子里待产的时候，我的亲爷爷便永远地离开了。

那时的我自然是不懂的，还疑惑地问他：“我还有从没见过的爷

爷吗？”

父亲自然是没有回答，他稍顿了一下：“我们看看答案吧……”

我立马翻页：“老天爷！”我对这个答案十分满意，全然没有注意到父亲已经别过了头，擦了下眼睛。

儿时的很多东西仿佛都已远去，留意和没留意的都在我记忆最深的地方扎下了根。那些过往的事儿，那些读过的书，我本以为他们都会像风吹落花瓣一样随着时光烟消云散，但他们中的一些却不时溜过岁月的缝隙，清晰地出现在我的眼前，我的情感便因此丰富起来。我像曾经读《西游记》《海底两万里》《汤姆·索亚历险记》那样热爱奇幻故事、热爱冒险；我仿佛同《朝花夕拾》里的迅哥儿在百草园里追逐打闹、共食着紫色的桑葚，在三味书屋中用“荆川纸”作画；《城南旧事》中林海音听着驼铃叮咚时，我仿佛就蹲在她的旁边，看着团团白气从她口中冒出……

渐渐地，他们的故事成了我的记忆，我的故事也和他们一道不太规矩地叨扰着我。我常常为生活中的琐事忍不住拿起笔写上几句话，或一篇不长的日记。我的情感在溢出之时才毫无保留地倾注在笔尖，我喜欢阅读多过言语，我喜欢思考多过下笔。我很少有不得不写的时候，便不太爱动笔，只是在灵光一闪或手痒痒时再去写一些不太成熟的东西。但我从未想过去专职写作，我像一个感情丰富的文学爱好者，没有门路，也不够勤奋。大学偶有一首小诗投在校刊上或者得一个小奖，我便心满意足。

从大学来到部队，我便进入了一个奇妙的世界。基层部队两年的站岗执勤生活让我有了更多时间去思考，我不只是再关注自己的感受和那

些记忆深处的时光。我开始看见那些笔挺地站在大山中的战士，在每一个冬日的清晨，训练过后的他们头上升腾着白色的雾气，那些雾气不规则地变化着，和远处群山周围的白雾遥遥相望；在如火灼人的日头下，他们全副武装，汗水直淌而下，但却站得笔直，丝毫不动；在那些无人问津的地方，他们从稚嫩变得成熟，他们的喜怒哀乐、一蹙一笑都成了我心中别样的风景。负责饭堂广播后，我开始写他们，我用饱满的激情和略显生涩的笔触写他们的故事，写他们内心的沉吟和高歌；写他们的小家和大爱；写他们那些难以割舍却又义无反顾的情思……他们每个人的故事便又成了我们团的故事，激励着、鼓舞着、感动着每一个或稚嫩、或老练但眼神十分纯净且坚定的战士，我开始真正爱上了写作。

从部队考入军事文化学院文学专业之后，更大的世界便在我眼前展开。我看见那些前辈们手握重笔，眼含热泪伏于案前，将他们的情思与感动镌刻于书中，成了一个个鲜活、动人、有着持久生命力的人物。我便学着他们的样子拿起自己的纸笔，或许这一刻那些少年的情思便更深地藏于心中，取而代之的是一种难言的豪情与热血。

抬头看，一个伟大的时代正在到来。

插秧记

■ 曹明雄

“布一谷一”清脆的鸟鸣唤醒了村庄。父亲翻出农历，又走到院外瞅了瞅，回来说：“时间过的真快，布谷鸟又飞回来了，要育秧了。”

炊烟袅袅，芦花鸡沐浴着夕阳在院中穿梭，咯咯欢叫。母亲烧火，父亲从杂屋拎出粪桶，找出铁锹、扁担，又从墙角的大提篮里找出镰刀。

“哧—啦—”父亲将镰刀磨得锃亮，用大拇指在刀锋口的上中下处各抹一次，又迎着光瞅，再磨，这样二三次后，父亲满意地将镰刀重新放于提篮。晚餐时，父亲说：“院外的艾蒿长得旺，我今晚先将稻种浸一下，明早割点儿艾蒿捂种，让稻子早出芽。”

父亲借着白炽灯微弱的红光，用杆秤称了稻种，放入大木盆，舀水浸种。“为什么不多加些水呢？”我好奇地问。“放多了，稻子吸水过多，会胀坏胚芽的。”父亲笑着说。

次日，父亲砍来了一大捆艾蒿围住木盆，又放了薄薄一层盖在稻子上。稻子浸过水，显得有些湿润。父亲将木盆放在房间里，放下窗帘。

父亲像对待襁褓中的孩子一样，挑塘泥回家，喝水的间隙，每餐饭后，只要有空，父亲都会将手伸进木盆探一探，看温度高不高；有时还抓一把出去看一看，估摸出芽的时间。

布谷鸟在村子上空叫得更欢了，好像在提醒，不要再等了，可以育种了。堰塘里，妇女们铲，男人们挑，孩子们塘上塘下地蹿，一派热闹景象；禾场上，男人们将塘泥均匀地摊铺在地上，黑黑稠稠的塘泥将成为发芽谷种的营养钵。

隔一两天，塘泥从稀稠开始变干。父亲将木盆搬出室外，掀开艾蒿，只见一粒粒稻子长出了白白的嫩芽。父亲将它们均匀地洒在塘泥上，覆上一层细土，洒上水，又用竹片搭弓，盖上塑料薄膜。气温高时，父亲会在营养钵两端掀起塑料薄膜通风，晚上又会盖上。一天，营养钵没什么变化；二天，营养钵也未看到什么动静；三天，父亲扯我看，只见幼苗这儿一株，那儿一株……日子一天天过去，营养钵的黑色逐渐被翠绿取代，秧苗在初夏的风里，嫩嫩的，绿绿的。

父亲是看着秧苗长大的。那段时间，父亲盛了饭，夹了菜，端着碗就往禾场跑，蹲在秧苗旁，嘴里扒拉着饭，眼睛却盯着秧苗不放，仿佛那是他生命的全部。

秧苗长到成人手指高，需要将秧苗移栽到育秧田。育秧田是秧田的一部分，一般面积小些。幼小的秧苗在水的滋润与日光的照耀下，吸收天地之精华，过半个月左右，就有筷子长了，这时就要准备插秧了。

父亲将犁耙放在板车上，驾着牛车出发了。沟渠里潺潺地流着水，汨汨灌入秧田，父亲淌着泥水，犁两遍，耙三遍，父亲说：“秧地犁好了，耙平了，种的秧苗才有劲。”父亲深一脚，浅一脚，口中发出时急时缓的“咄—呔”声，手中高高扬起的牛鞭偶尔落下，赶走一只苍蝇或牛

虻。牛儿也深一脚，浅一脚，脖颈一伸一缩，像在对主人说：“放心，咱有的是力气，不会误事的。”天空倒映在秧田的水面上，水中有天，天中有水，水天合一，俨然是一幅水墨画卷。

插秧的日子终于来了，布谷鸟不知飞哪儿去了，花喜鹊倒不少，它们掠过田埂，歇在牛背上，喳喳叫着。我挽起裤腿，一只脚在水里试探着，水有些凉。我惧怕的不是水，而是蚂蟥。正当我想让另一只脚也下水时，一条蚂蟥从沟渠旁的草丛中游出，“呀！”我吓得大喊一声，“有蚂蟥！”母亲说：“不要紧，它若叮你，你就使劲拍。”我仍不敢下水，母亲也不催，将从育秧田采过来的秧一把把先分散抛在田间，父亲用秧沟绳扯好线，横纵定好株距，母亲先插，父亲继续去育秧田采秧，然后往大田这儿运。

母亲弯下腰，左手拿起一把秧，拇指与食指捻动，右手顺势接住左手捻出的秧苗，轻轻一插，一株秧苗就立于水田中了。秧苗就像母亲手中的画笔，书写于大地之上，又像一个个听话的孩子，不偏不倚地植于地下，仿佛立马就生了根。我禁不住水的诱惑，深吸一口气，鼓起勇气跳入水里，水刚没齐小腿，并不深，我两脚在水中一抬一落的走，激起“扑通扑通”的水声。母亲说：“别将腿抬那么高，放平了走，就和走平路一样。”我试了一下，果然人平稳了许多。

我学着母亲的样子，左手执送，右手接插，两手配合得还算默契，一行栽完，准备栽第二行时，母亲说：“快将刚栽的几株往下按下，你插浅了。”我一瞧，只见几株秧苗倾斜状，正飘飘欲起。我急忙补救，可一下又将秧苗插深了，秧苗只剩了一点冒出水面。母亲说：“别着急，慢慢插。”我已不怕水了，水在我的小腿下，淹不住我，水下的泥没齐脚背，知道这些后，我能很好地控制秧苗插的深浅了。一株，两株，三株……

一行，两行，三行……我插的秧也开始成行成列了。太阳越升越高，人在水田里不感到热，但一直弯着的腰开始酸痛，总想直起腰歇息。可每次抬头，母亲却总是一声不吭的在埋头苦干，她像一台设定好程序的机器，从左到右，从右到左，左臂在水面划动，右臂紧随，右手若探针一上一下。我左臂搁左腿，右臂搁右腿，插一株秧，挪一下脚，速度越来越慢。我一会儿看看田头，只见自己插的宽度越来越窄；一会儿瞅瞅田尾，计算着多久可以完成；一会儿抬头看看天，瞅太阳升到了什么位置。

父亲将育秧田的秧苗全运来了，他也加入我们插秧的行列。父亲一到，我心中又燃起了希望。父亲插秧比母亲更快。父亲先是左弓步，眨眼之间，一行秧苗就从左插到了右边，双腿也随之变成了右弓步；又眨眼之间，秧苗又从右插到了左边，右弓步变为了左弓步。我疑心父亲练过武术，是深藏不露的大内高手。苍穹之下，大地之上，父亲将天地之灵气倾于秧苗，注入地下。泛波的泥水面上，嫩绿的秧苗似父亲排兵布阵的士兵，飒飒英姿，不惧任何风吹草动。我抬起搁在左腿上的手臂，也学着父亲样，努力地插了一行，竟感觉自己也有了一点儿功力，无奈修行太浅，自叹还要多努力，又感觉自己无论怎样努力，也永远无法企及父亲的水平。

若干年后，我明白了农民“脸朝黄土背朝天”的艰辛，也能理解“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的深刻内涵，对“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也是感同身受。每当学习懈怠的时候，我总会忆起父亲插秧的样子，也想起自己那天插秧时的狼狈与无可奈何，于是，学习的幸福又燃起激情，再一次扬起风帆。

前些日，班级的孩子参加体育中考测试，许多孩子出教室时，都喷防晒霜；体测考完后，很多同学都想回家休息，寻求父母安慰。我一方

面感叹时代的进步，另一方面也感到悲哀。我说：“孩子们，我们可是农村的孩子，如果连出去晒下太阳，参加下阳光下体育都需要抹防晒霜，那我们的父母与爷爷奶奶还下地吗？何况，体育测试已避开了气温最高时间段。”晚上，我与那些想回家的孩子谈心，说：“跑完步后，双腿酸疼是正常的。因平时未完全将精力使出，今天大家都尽力了，所以感觉特别累，这都是正常的。”后来好说歹说，才避免了大批量回家。

又到了插秧的季节。在标准的水田里，插秧机在泥地里驰骋，一行行秧苗像打印机输出的汉字，新农人背着手，操纵着无人机。一望无际的水田里，只有几台机器和少量的人忙碌着。我不禁想，难怪孩子们怕晒，他们是没怎么晒过呀！

天空湛蓝，纤云弄巧，小时候插秧的情景恍如昨日重现。有多久没有插过秧了呢？又有多久未下过田了呢？我不禁挽起裤脚，几欲下田，再体验一下插秧的劳动快乐。只是，田地里再也不见父母的影子，我的手也永远赶不上他们的速度。

几个孩子在田间放风筝，原来的泥巴板车路早硬化成了机耕道，这儿也是孩子们的乐园。孩子们的风筝飞得很高，我的思绪随之飘浮，我能做些什么呢？我想，我应该将新时期的秧苗插播进孩子的心田，让他们茁壮成长！

■1月1日，宣恩县作家协会举办2024年年会。恩施州作协副主席郭大国、县文联副主席周仕华出席。

■1月1日，孝感市第二届“春芽杯·我看孝感”青少年创意作文大赛评选结果揭晓，共45篇作品获奖。

■1月3日，孝感市“朱桥牡丹杯”文学作品征文大赛评选结果揭晓，共30篇作品获奖。

■1月4日，武穴市举办2025“文苑之春”新年茶话会。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市文联党组书记、主席雷世达等200余人出席。

■1月4日，郧西县诗词学会（天河诗社）召开年会。

■1月4日，孝感市作家协会指导、“大地流彩·文学照亮乡村”系列活动在云梦县伍洛镇三湖村举行授牌仪式。云梦县委、县政府、县政协相关领导出席。

■1月8日，“我爱通羊好”文集首发式暨主题征文活动颁奖仪式在通山县举行。县委常委、组织部长、宣传部长张晓丹出席。

■1月9日，宜昌作家刘小平（笔名羊角岩）儿童报告文学《为了江豚的微笑》新书分享会在“2025北京图书订货会”举行。

■1月10日，仙桃市作家协会举办2024年度优秀作家表彰大会。市文联党组书记陈光等出席。

■1月10日，荆州市沙市区作家协会“江津讲坛”首期讲座在工商银行荆州分行会议室举行。《安徽文学》编辑部主任夏群应邀授课。

■1月11日，团风县作家协会召开2024年度年会。县委宣传部副部长赵林武出席。

■1月11日，荆州市作家协会召开第六届主席团第四次（扩大）会议。各县市区作协汇报工作，各专委会述职。市作协主席熊湘鄂作年度工作报告。

■1月11日，恩施州作协召开主席团（扩大）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上级精神，研究会员发展，部署近期工作。

■1月11日，荆州市作家协会在江陵县东辰草堂举办文学·荆州新年茶会，表彰年度先进。

■1月11日，黄石港区民间文艺与戏剧散文协会在四联山文学创作基地举办主题创作研讨活动。

■1月12日，通山县原野诗社召开第四届社员代表大会暨《原野诗人选集》第三册发行会。选举产生新一届理事会及社委会领导班子，方名功当选社长。

■1月12日，襄阳市作家协会组织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湖北重要讲话精神。各县市区作协、各二级学会汇报工作，谋划2025年重点活动。

■1月12日，随县作家协会组织“讲好香菇故事”文学采风暨年会活动。50名会员参观产业基地。

■1月12日，咸宁首届“唐成小说奖”颁奖大会在咸安区甘鲁村创作培训基地举行。

■1月12日，孝感市作家协会举行2024年工作年会暨“聂山红杯”文学作品征文发布会。

■1月13日，保康县作家协会召开年度工作会议。传达襄阳市作协年会精神，总结2024年工作，部署2025年工作。

■1月17日，阳新县作家协会召开2024年度工作年会。县作协主席李相文作工作报告。

■1月17日，潜江市作家协会召开四届二次理事会。总结2024年工作，部署2025年工作。市文联主席张志诚出席并讲话。

■1月17日，竹溪县作家协会召开年度工作会议。总结2024年工作，研

究部署2025年工作。

■1月17日，2025年“杨芳林杯”诗联赛颁奖暨《秀美杨芳林》首发式在杨芳林乡举行。

■1月18日，竹山县作家协会召开2024年度年会暨青年作者新春座谈会。部署2025年工作；《长江文艺》编辑部主任丁东亚作文学辅导讲座。

■1月18日，荆门市作家协会召开2024年度工作总结暨第八届“荆门文学奖”、“美好生活在路上”交通征文颁奖会。

■1月18日，咸宁市网络作家协会召开主题年会。咸宁市作家协会副主席郑安国等30余人参加。

■1月18日，孝感市图书馆举办第二届“春芽杯·我看孝感”青少年创意作文大赛颁奖典礼。

■1月18日，鄂州市作协组织60余名作家开展“守护长江，喜迎新春”文学采风活动。

■1月19日，大悟县作家协会举办2024年工作年会暨迎春茶话会。

■1月26日，通山县作家协会揭晓第四届“通山文学奖”，王运木等12人获奖。

■2月15日，保康县诗词学会召开2024年度年会。60余名诗词爱好者参会。

■2月19日，汉川市作家协会甑山记忆博物馆文学基地正式挂牌成立。

■2月20日，麻城市文联组织麻城作协20余位作家，围绕麻城移民文化及文艺创作展开座谈。

■2月21日，仙桃市文联、作协组织30名骨干会员赴沔城镇开展采风活动。

■2月22日，老河口市作协召开主席团会议暨小说创作座谈会，部署

2025年工作。

■2月23日，随州市曾都区作家协会在何店镇凤舞生态园举办新会员见面会暨写作交流活动。

■2月23日，赤壁市作家协会组织开展白石港小流域综合治理工作现场采风活动。

■2月27日，荆州市作家协会与楚楚文学网在市作协“荆州文学之家”举行会谈，达成战略合作意向。

■2月27日，孝南区作家协会组织作家赴肖港镇开展乡村振兴主题采风活动。

■3月5日，襄阳市文学院“少年作家”文学公益讲堂在欧庙镇法龙中学举行首场授课活动，刘汉青老师作《AI时代，我向雷锋学什么》公益授课。

■3月6日，汉川市作家协会“文学进校园”系列活动在汉川二中启动。

■3月7日，竹溪县文联与作家协会联合举办“传承好家风·巾帼绽芳华”主题活动。

■3月8日，钟祥市作协组织20余名作家赴清平寨、金汉江精制棉有限公司开展国际劳动妇女节采风活动。

■3月9日，竹山县作家协会组织30多名会员在文峰乡轻土坪村举行“竹山古树采风行”活动。

■3月9日，浠水县作协在县图书馆举办首次读书班活动。

■3月11日，黄冈市作家协会举办弘扬大别山精神专题讲座。黄冈师范学院王金禾教授主讲《大别山红色歌谣与大别山精神》。

■3月13日，宜昌市文联（作协）组织70多名作家、文艺家赴伍家岗区开展走进宜昌城市新中心主题创作采风活动。

■3月14日，仙桃市作协组织15名作家赴通海口镇开展采风活动。

■3月15日，荆州作协养知读书会首场活动在“文学之家”举行。

■3月15日，黄石港区文联、区作协联合举办周承强长篇小说《碧水净土》分享会。

■3月15日至16日，监利作协采风小分队赴荆门市开展文学交流采风活动。

■3月16日，咸宁市作家协会召开四届三次全委会。会议审议通过年度工作报告，发展新会员，增补委员并增选副主席。

■3月17日，郧阳区作协召开主席团会议，传达学习全国两会精神及上级讲话精神，讨论工作。

■3月20日，汉川市作家协会赴大悟县开展文学交流活动。

■3月21日，赤壁市举办“讲好赤壁青砖茶故事”主题活动。20余名咸宁作家参加。

■3月21日，舒飞廉小说集《团圆酒》新书分享会在云梦诗书里举行。

■3月21日，孝感市作家协会联合孝南区祝站镇举办“知名作家、学者走进历史文化名镇祝站”采风座谈活动。

■3月22日，咸宁草堂诗社与原野诗社联合开展“诗韵绘春·文脉兴乡”主题采风活动在通山县启动。

■3月22日，荆门市作家协会等单位联合在屈家岭举办“同赏桃花艳·共颂农谷美”采风活动。

■3月22日，武穴、鄂州两地作协会员参加武穴市第十二届油菜花节活动并开展联谊交流。

■3月22日至23日，黄石市黄石港区、湖南省平江县两地文联、作协联合开展文学创作采风暨异地互学共创活动。

■3月23日，荆州作协“养知读书会”举办“文韵传承，AI赋能”主题

讲座。

■3月23日，枣阳市在熊集镇举办“汉光杯”第九届桃花诗会。

■3月24日，罗田作协“走进河铺”采风征文活动优秀作品分享会在河铺镇举行。县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崔伟出席并讲话。

■3月25日，麻城市文联组织30余名文艺工作者赴白果镇木牌楼村开展专题采风活动。

■3月25日，团风县“回家过大年—寻找团风的年味儿”主题征文终评结束，20篇作品获奖。

■3月26日，鄂州市华容区作协开展“回归自然，拥抱春天”采风活动。

■3月26日至27日，孝感市作家协会赴襄阳市开展文学交流和文化采风活动。

■3月27日，英山县作家协会组织作家赴金铺初级中学开展院士精神和校园科普采风活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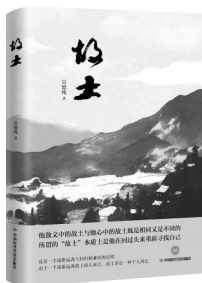
■3月29日，襄阳市文联、市作家协会主办2025“文学名家进襄阳”小说培训及改稿会。《天津文学》副主编王震海授课。

■3月30日，老河口市在光化艺术社区音乐厅举办“古风新韵诵春光”春天之旅原创诗歌诵读会。

新书展台



茵茜 / 著



吴德纯 / 著



周耘芳 /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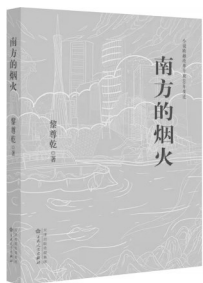
周耘芳 /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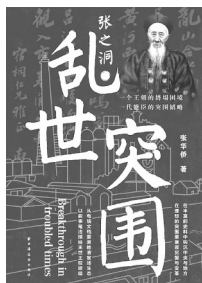
李专 / 著



赵照川 / 著



黎尊乾 / 著



张华侨 / 著



周芳 / 著



汪瑞宁 / 著



梁春云 / 著



词奴儿 / 著

《湖北作家》征稿启事

经湖北省新闻出版局批准，由湖北省作家协会主管，创作（社会）联络部主办的《湖北作家》自2002年创刊以来，始终秉持“服务作家、贴近文坛、推出精品”的宗旨，在宣传报道作协活动、推介湖北作家作品、发现培养文学新人、增进作家交流互鉴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为适应新时代文学事业发展的新要求，更好地“服务全省作家、培养文学人才、推出文学精品”，《湖北作家》自即日起启动改版，并面向广大作者公开征稿。

一、征稿对象

湖北省作家协会会员；

长期在湖北工作、学习、生活的文学爱好者；

在外地的鄂籍作家。

二、栏目设置

特别关注：报道中国作协、省作协重大活动，展现当代文学前沿动态。

本期聚焦：围绕当下湖北文学创作、文学思潮等文艺现象，以及重点文学实践活动，展开具有引领性、导向性、学理性的评论与多维度、深层次归纳总结的文章。

创作心路：刊发作家创作体会、成长经历、入会感言等，展示文学创作背后的心灵轨迹。

序跋选粹：选登具有代表性的书序、跋文，彰显作家与作品的精神价值。

作家访谈：刊发作家专访，展现文学创作理念与人生思考。

作家印象：刊发回忆、随笔、特写等，立体刻画作家风貌。

新作快评：刊发对新近出版作品的短评，观点鲜明、言简意赅。

会员茶座：刊发作家文学原创作品，体裁不限，篇幅以5000字以内为宜，提倡文风朴实、生动真切。

八方文讯：报道全省各地市县重要文学活动与动态，及时呈现湖北文学现场。

新书展台：展示湖北作家的新书新作。

三、征稿要求

来稿严禁抄袭、仿写、洗稿。

编辑部对拟用稿件有权进行适当修改，如不同意删改，请在来稿时说明。

来稿请自留底稿，并随稿附：

作者姓名、通信地址、身份证号码、联系电话；

银行账户信息（户名、账号、开户行支行及行号）。

投稿后三个月内未接到录用通知，可自行处理稿件，编辑部不再另行告知。

四、稿酬待遇

刊发作品将酌付稿酬，并寄赠当期《湖北作家》。

五、投稿方式

投稿邮箱：hubeizuoja@163.com

（请在邮件标题中注明“投稿栏目+作品标题+作者姓名”）